世界摄影全集

Collection Of World Photography

第二卷 | 新闻纪实卷

光明日报出版社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目　录

第一只原子弹 // 杰克·艾比摄 2
“电话兵”奥尔德林在月球上 // 尼尔·阿姆斯特朗摄 3
宇航员加加林 // 佚名摄 4
检修哈勃太空望远镜 // 佚名摄 5
克隆羊 // 佚名摄 6
爱因斯坦与记者 // 佚名摄 7
希特勒和他的党徒们 // 佚名摄 8
叶利钦再次当选 // 亚历山大·齐姆林尼舍克摄 9
伊朗伊斯兰教革命领袖阿亚图拉·霍梅尼 // 佚名摄 10
礼敬高僧的西哈努克亲王 // 佚名摄 11
胡志明和范文同 // 佚名摄 12
雅尔塔会议上的丘吉尔、罗斯福和斯大林 // 佚名摄 13
马丁·路德·金和他的妻子 // 吉恩·赫利克摄 14
撒切尔夫人 // 佚名摄 15
农场中的赫鲁晓夫 // 佚名摄 16
在长城上展示的皮尔·卡丹时装 // 佚名摄 17
皇家的婚礼 // 帕特里克·利奇菲尔德摄 18
纪念戴安娜 // 佚名摄 19
神户大地震 // 雷特斯摄 20
巴黎学生革命 1968 年 5 月 // 吉勒斯·卡伦摄 21
北塘要塞 // 费利斯·A·比托摄 22
非军事区以南 // 拉里·伯罗斯摄 23
共和国战士之死 // 罗伯特·卡帕摄 24
被警察枪杀的女孩 // 佚名摄 25
在国会大厦上 1945 年 5 月 4 日 // 朱根尼·查尔德基摄 26
对日作战胜利日在时代广场 // 艾尔弗雷德·艾森施达特摄 27
罗伯特·F·肯尼迪遇刺 // 比尔·埃普里奇摄 28
塞扎尔·特兰诺瓦法官遇刺 // 莱蒂齐亚·巴塔格利亚摄 29
伊朗的罩袍兵 // 琼·戈米摄 30
李·哈威·奥斯瓦德遇刺 // 罗伯特·杰克逊摄 31
妇女的抗议 // 佚名摄 32
多萝茜·考茨进入刚刚解除隔离的学校 // 道格拉斯·马丁摄 33
硫黄岛 // 乔·罗森塔尔摄 34
迫害华沙犹太人 华沙犹太人居民区 // 佚名摄 35
仁川登陆 // 伯特·哈迪摄 36
刻奇·克里米亚 // 德莱特里·巴尔特曼茨摄 37
科西沃医院 // 卢克·德拉哈亚摄 38
冻僵的水兵 // 大卫·道格拉斯·邓肯摄 39
休 // 唐·麦卡林摄 40
普洛莫海滨 // 苏珊·迈泽勒斯摄 41
河沟里死了的德国卫兵 // 李·米勒摄 42
伯明翰 // 查尔斯·穆尔摄 43
“兴登堡”号飞艇的灾难 // 萨姆·希尔摄 44
孩子的“积木”游戏 // 佚名摄 45
法西斯的兴起 // 佚名摄 46
返国的美军 // 佚名摄 47
“投敌者”的惩罚 // 罗伯特·卡帕摄 48

纳粹集中营里的人们 // 佚名摄 49
越共囚犯街头枪决 // 埃迪 · 亚当斯摄 50
父亲的悲惨负担 // 霍斯特 · 法斯摄 51
北爱尔兰的独立事件 // 佚名摄 52
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的仇杀 // 佚名摄 53
休息的美国士兵 // 特里 · 菲舍尔摄 54
美国士兵 // 佚名摄 55
睡在衣柜中的孩子们 // 佚名摄 56
领食物的母亲和她的孩子 // 佚名摄 57
巴库的监狱 // 佚名摄 58
被处死的罗宾 · 斯达克 // 佚名摄 59
校园里的暴力 // 尼尔 · 尤利维基摄 60
火中的人 // 吉恩 · 马里诺维奇摄 61
火中的涅槃 // 马尔科姆 · 布卢内摄 62/63
退伍老兵的抗议 // 让 · 雅克 · 利维摄 64
血泊中的小孩 // 恩里科 · 马丁摄 65
虚弱的孩子 // 雅克利尼 · 阿兹特 · 拉马摄 66
私刑处死者 奥马哈 // 佚名摄 67
母亲和她的孩子 // 佚名摄 68
珍珠港 // 佚名摄 69
卡斯特罗和孩子们 // 佚名摄 70
浅昭稻次郎遇刺 // 佚名摄 71
切 · 格瓦拉的被捕 // 佚名摄 72
悲怆 // 西摩 · 赫尔斯摄 73
屠杀 // 佚名摄 74
纪念碑前的威利 · 勃兰特 // 佚名摄 75
血迹 // 佚名摄 76
“纠纷” // 佚名摄 77
被俘的越共游击队员 // 佚名摄 78
在科索沃被杀的塞尔维亚人 // 佚名摄 79
黎明前 // 佚名摄 80
轰炸后的重庆 // 佚名摄 81
博帕尔毒气泄漏事件的遇难者 // 佚名摄 82
利比亚轰炸中死去的小女孩 // 佚名摄 83
两伊前线的伊朗士兵 // 佚名摄 84/85
烛光灯影下的女孩 // 佚名摄 86
罗得西亚的政府武装 // 佚名摄 87
印度的穆斯林和印度教徒 // 佚名摄 88
垃圾场中的生存者 // 佚名摄 89
死去的阿富汗男孩 // 佚名摄 90
手 // 迈克 · 威尔斯摄 91
一个将被埋葬的男人 // 佚名摄 92
处决凶犯 // 佚名摄 93
枪的“游戏” // 佚名摄 94

第一只原子弹　　杰克·艾比摄

杰克·艾比(Jack Aeby)，1923年生于美国密苏里州的蒙得城。艾比在拍摄这幅照片时，正在工程师特遣队工作，后来他将这幅照片送给了曼哈顿计划的组织者之一、意大利裔物理学家恩里克·费密。这是唯一的一幅第一次原子爆炸的彩照。爆炸是1945年7月16日在新墨西哥州的三一实验基地进行的，当时进行原爆参加拍摄的总计10万人众，但几乎都拍成了黑白片，大部分是因为光线强烈而使胶片起泡或曝光过度。有些人说当时天空"辉映着一片桔黄"，而又有人说当时天空是一片暗紫，在艾比的照片中都能发现这些情景，可见蘑菇云正在升起。

"电话兵"奥尔德林在月球上　　尼尔·阿姆斯特朗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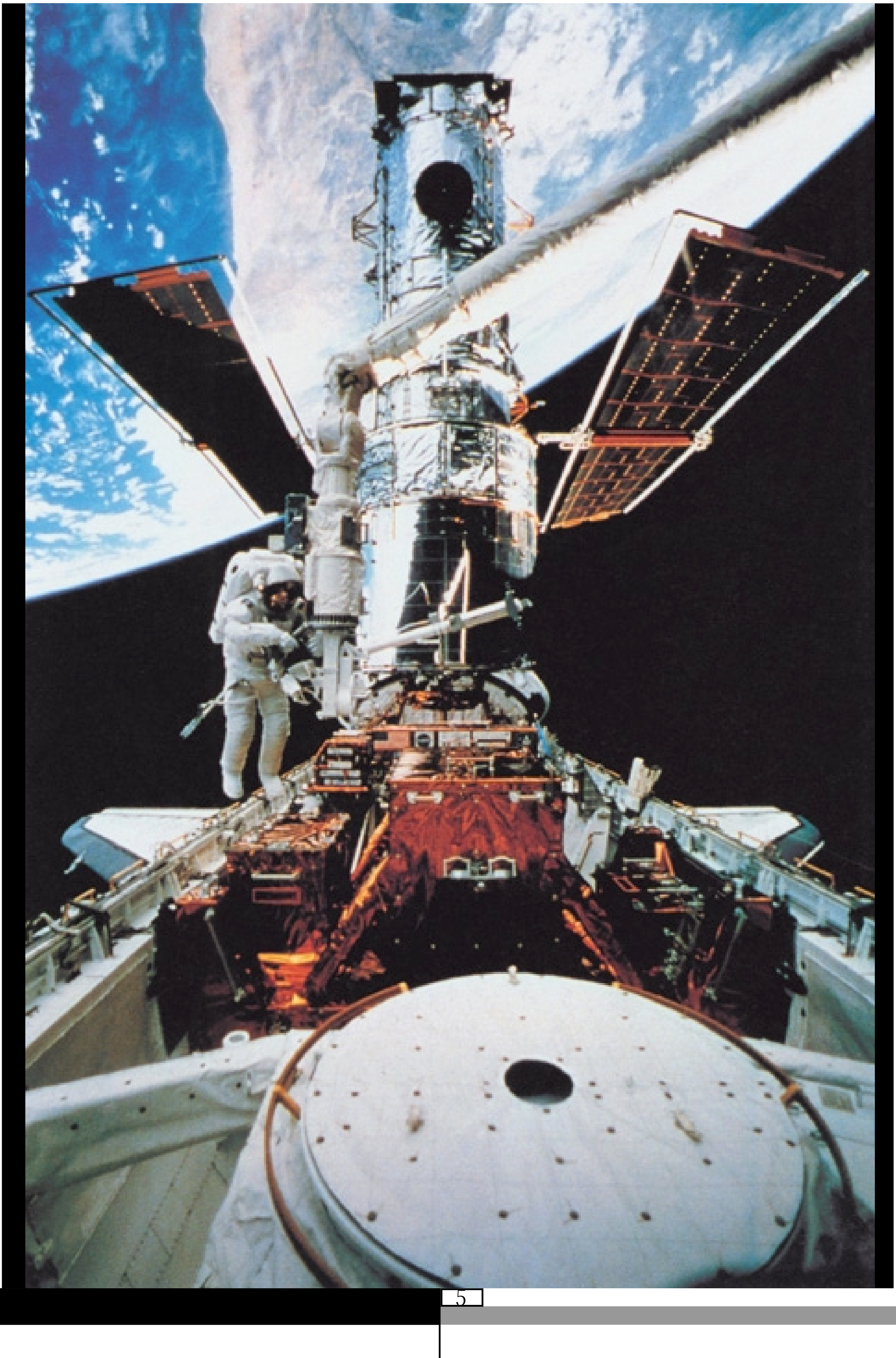
尼尔·阿姆斯特朗(Neil Armstrong)，1930年生于美国俄亥俄州的沃帕省内塔，阿姆斯特朗的这幅照片所表现的时刻，对整个人类而言都意义重大。照片上的这个人是最早登上月球的几个人当中的一个——爱德华·E·奥尔德林，当时所使用的相机是特别设计的哈萨布拉德相机。这幅照片的优点就在于，除了奥尔德林本人之外，在他的面罩上映出了月球表面景色的缩影，出现了摄影师明亮的身躯以及"鹰"号登月舱。在月球表面上，有一些步幅很小的脚印，虽然显得有些笨拙，但这是人类跨出的第一步，标志着一个旧文化时代的结束和新文化时代的来临。

检修哈勃太空望远镜　　佚名摄 ▷

哈勃太空望远镜是1990年发射升空并运行的，在地球轨道中它是具有最大和最强观测能力的望远镜。它装备有一个2.4米的主镜，通过对光线的7～10次分解来成像，但是科学家们在近期观察宇宙物质和现象时没有以往清晰了。无论如何，一旦它进入轨道都被证明它有缺点。1993年12月2日，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发射了飞船来实施检修计划和暂停太空望远镜。飞船的自动控制臂抓住了太空望远镜，停泊在11，000千米的太空望远镜停止了运行并开始检修工作。图片上所反映的就是宇航员检修哈勃太空望远镜的情景。

宇航员加加林　　佚名摄 △

加加林是1955年加入苏联空军的，五年之后，加加林被挑选出来做国家航天局的宇航员。1961年4月21日，莫斯科时间上午9点零7分，苏联“东方号”宇宙飞船发射成功，飞船在距地300千米的轨道中运行1小时29分，上午10点55分在苏联着陆，加加林成了历史上第一个完成太空飞行的人。



克隆羊　　佚名摄

1997年2月23日，科学家们在苏格兰爱丁堡的罗斯林实验室，成功地产下了第一只人工克隆动物。这个项目是由伊恩·威尔穆特博士主持的，实验核心部分主要是：从一只成年绵羊的乳腺上提取一个单细胞，并且将它与具有同一DNA的无生育能力的卵细胞结合，这制造出来的胚胎附生于一个代理母亲的体中，直至小羊羔生下来，而新生羊羔在遗传学上来讲它的DNA与原来所取那只羊的DNA是同一的。科学家们将这只新生的羊羔取名"多丽"，在这一天，它成了全世界各新闻媒体的焦点。克隆技术对于人类的未来究竟会产生什么影响，我们将拭目以待。

爱因斯坦与记者　　佚名摄

阿尔伯特 · 爱因斯坦是举世闻名的科学家，早在 20 世纪初的时候他就提出了世人皆知的相对论。从 1914～1933 年，爱因斯坦长期担任德皇威廉研究室的教授，并在 1921 年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纳粹上台之后，爱因斯坦逃离德国，辗转至美国，长期任教于普林斯顿大学，直至逝世。爱因斯坦爱好科学更爱好和平，他无论是在科学上还是在人格上，都具有很高的声誉。

希特勒和他的党徒们　　佚名摄

在1923年3月，希特勒曾和他的党徒们在慕尼黑的一家酒吧举事，可惜事败被捕。在1936年，希特勒掌握德国政权后，为了纪念这个日子，希特勒和他的党徒们行进在慕尼黑的大街上。火炬熊熊，清烟缭绕，当年推销《我的奋斗》的小贩今日已是堂堂国家元首，生杀在握。或许是这位摄影师有意做出这样的戏剧效果：烟火缭绕的古老街道似乎就是地狱之路，凶神恶煞般的希特勒和他的党徒走在这样的街道上，就如同走出地狱的魔鬼，磨牙吮血，那种本已晦涩的背景更衬托出了这一帮人的狰狞面目。

叶利钦再次当选　　亚历山大·齐姆林尼舍克摄

白发苍苍的叶利钦第二次在总统选举中获胜，虽然他已年届古稀，但是并不能掩藏他那政治活力的充沛。在选举胜利之后，叶利钦走上舞台跳起舞来，比起那两个姑娘，叶利钦的舞姿并不怎么雅观，反而有些笨拙。但是做为一个政治家而言，叶利钦可谓“乐吾乐以及人之乐”。

伊朗伊斯兰教革命领袖阿亚图拉·霍梅尼　　佚名摄

鲁霍拉·穆萨维·霍梅尼在伊朗的二十年间，学习严守什叶派教义的穆斯林哲学。他最终被他的追随者确认为图拉——一个拥有"安拉标志"的领导者。他对什叶派西化的政策提出了非常激烈的批评，尤其是对伊朗妇女的解放。1963年他在圣城基摩被逮捕，在随后几年里为了他的政治活动他被迫逃亡。在逃亡过程中，他首先来到土耳其，后又转至伊拉克，最后到达法国巴黎。他继续激烈反对什叶派的西化的统治制度，并且创立在伊朗的伊斯兰理论。他变成了伊朗发展中的反什叶派运动的领导标志，在1978年时大范围的动乱终于唤他归来。照片上就是霍梅尼回国前接受记者采访的情景。

礼敬高僧的西哈努克亲王　佚名摄

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做为柬埔寨的领导人，1970年被迫下台，在美国的支持下郎诺政府成立。西哈努克是1975年再度回国的，并为红色高棉所接受，但随之而来的就是越南长达四年的侵略。虽然身在国外，西哈努克逐渐设法完成对反对党的联合以及确认来自联合国的认识——“流亡中的民主政府”。随着80年代后期越南的回撤，西哈努克严密地同联合国工作，以确定在停火后回归政治舞台而防止各派间的斗争。在1991年，西哈努克再度回到柬埔寨，并且担任临时总统。1993年，他虽已拥有颇多的权力，但还须使他的地位得以巩固。西哈努克和新政府的其它成员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大量的国际援助是20年来那种毁坏性冲突中所造成的毁灭性的损失所必需的，种族灭绝的红色高棉制度的遗迹在整个国家中还相当明显，并且残存的红色高棉游击队依然活动在丛林中的营地中。图片所反映的是西哈努克回国后礼敬高僧的情景。

胡志明和范文同　　佚名摄

照片拍摄的是在越南主席官邸的北越主席胡志明和总理范文同。胡志明生于越南，原名阮太清，胡志明是他的化名，是他在反对外国对越南的殖民统治的斗争中改的。二战期间，胡志明领导越南人民积极反抗日本帝国主义对越南的侵略，在胡志明的领导下，1945年建立越南民主共和国，他当选为主席。在他的领导和鼓舞下，越南人民最终在1954年彻底摆脱了法国的殖民统治。自1965年起，胡志明被越南人民和他的追随者们亲切地称为“胡伯伯”，之后他又领导越南人民为抗击美帝国主义和完成祖国统一进行浴血奋战。

雅尔塔会议上的丘吉尔、罗斯福和斯大林　　佚名摄

1945年2月，英国首相丘吉尔、美国总统罗斯福和苏联领袖斯大林在雅尔塔举行会议，商讨对日作战和组建联合国等事宜，当时对德做战已经接近尾声，这次会议可以说对战后世界情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直接关系到了战后世界向何处去。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这三巨头各怀心思，在这幅作品中，摄影师很敏锐地抓住了这三个人物的特征，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了他们的个性。

马丁·路德·金和他的妻子　　吉恩·赫利克摄

马丁·路德·金是美国著名社会活动家，他那《我有一个梦想》的演讲至今脍炙人口，他成功地领导了20世纪60年代美国黑人争取公民权的斗争，曾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这里拍摄的是马丁·路德·金在为公共汽车事件在法庭辩护获胜后走出法庭，他的妻子科利塔在法院外面用吻来向他表示祝贺，而这个事件本身也成为了轰轰烈烈的民权运动的先声。

撒切尔夫人　　佚名摄

撒切尔夫人是英国历史上第一位女政党领导人,虽然她曾在一年前的全民选举中获得的民意支持比工党领袖詹姆斯 · 卡拉汉要少。撒切尔夫人在政府咨文中说，英国需要对戏剧性的政策彻底检查，以激励积极的自由的企业从政府和行业联合的干扰中解放出来，因为它只是开始的时候受到英国公众的拥护。无论国际上怎样，撒切尔夫人是坚定的反社会主义者，并且她已经让民众很好地接受。1976 年的时候，在苏联访问时，这位保守党的领袖被称为“ 铁娘子 ”。在 1979 年以前，她的公众支持率尚摇摆不定，但在这一年的 5 月 4 日的全民大选中她击败了卡拉汉，成为了英国历史上第一位女首相。在此期间，撒切尔夫人明智地保持一种平衡，协调各方关系。她是现代政治中世人公认的一位优秀的女性政治家。

农场中的赫鲁晓夫　　佚名摄

1959年，苏共中央总书记赫鲁晓夫访问美国，受到了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的热烈欢迎，赫鲁晓夫游历了美国许多地方，进入农村和城市，受到了当地热烈的欢迎。照片中所反映的是两个国家的领导人在马里兰州的卡普·大卫农场参观，在这一时期，美苏两个大国之间的关系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

在长城上展示的皮尔·卡丹时装　佚名摄

法国服装设计家皮尔·卡丹在时尚中开始他一生的经历，当时是在二战期间的维希。战后，卡丹在克尔斯琴·道尔的“新貌”充当服装设计的助手，这开始于1947年。1953年，卡丹在巴黎开办了自己的时装屋。他以稳重的姿态为妇女们剪裁优雅的时装而获得声誉，作为一个商人而言，他是高档时装领域中的拓荒者。在1978年，做为西方第一流时装设计者的皮尔·卡丹访问了中国，此后，他开始连续地开发中国市场。他最终在世界上获得了840处特许经营地，从坐浴盆到鱼子酱，每样事物上都有他的名字。他的服装业只是他巨大的全球性事业的一部分。图片上反映的是皮尔·卡丹的时装在长城上展示，使许多当地人感到惊奇。

皇家的婚礼　　帕特里克·利奇菲尔德摄

帕特里克·利奇菲尔德(Patrick Lichfield)，1939年生于英国伦敦。科奇菲尔德伯爵是英国官方摄影师，他的著作有《最美的女人》等。这幅照片中拍摄的是英国查尔斯王子和戴安娜王妃的结婚场景。查尔斯和戴安娜从相识、相爱至结婚，是一个和平常人一样美好的过程。因而照这样的照片的目的就是记录充满感情的一瞬，透过王妃铺地的衣裙聚集了两个凑近的身影。然而，在这个过程中又有些尴尬：翩翩的白色衣裙营造了一个童话仙境中的场面，但那衣裙同时又是两人接近的障碍。这个不自然的场面并不是故意制造的，却也反映了拍摄这种特殊形象的困难。如今戴安娜王妃已经雪消花谢，月落云飞，这张照片已成为了尘封的历史的见证。

纪念戴安娜　　佚名摄

1997年8月31日，威尔士王妃戴安娜和她的情人多帝·法耶德在法国巴黎因车祸双双去世。在她去世前，她曾是英国王位继承者查尔斯的前妻，是这个世界上最有名的女人之一。关于她的魅力和纷乱的私人生活的许多报道，使得她尽可能地远离新闻媒体。媒体的追踪是极无情的，无论她是电影明星或者只是当地颇有名望的人。戴安娜的死在英国来说是公共悲剧的不寻常表演。成千上万的人们将鲜花放在白金汉宫的前面来纪念她，在她的灵车经过伦敦街道时数万群众为她送行。这幅照片拍摄的就是戴安娜去世之后白金汉宫门口的纪念之花。

FUSO

巴黎学生革命 1968年5月

吉勒斯·卡伦摄 △

吉勒斯·卡伦(Gilles Caron)，1939年生于法国的纳伊，1970年在柬埔寨的金边去世。卡伦是20世纪60年代新闻摄影的大师，1965年，他加入了巴黎的Apis影社，1967年1月与人一起创立伽马影社，1970年4月4日在柬埔寨失踪，据称是被害于金边附近的一号公路上。卡伦曾对20世纪60年代后期的许多战争做过报道：如1967年中东的六日战争和越南的大同之战，以及尼日利亚的比夫拉战争，1968年的巴黎学生"造反"，1969年的北爱尔兰"风波"，70年代的乍得叛乱以及柬埔寨战争。这幅照片拍摄的就是1968年巴黎学生的造反运动。受红色思潮影响，巴黎的大学生们也开始了造反运动，政府因之予以镇压，照片中巡警正在追打一个学生，人行道上似乎已遭血洗，卡伦抓住了这一富有丰富含义的瞬间，从而确立了他在摄影界的地位。

神户大地震　雷特斯摄 ◁

雷特斯(Reuturs)，生卒生平不详。在1995年，日本神户发生地震，地震中7000人丧生，大量公共设施损坏，交通中断，房屋倒塌，造成很大的经济损失。这幅照片拍摄的就是大地震发生之后的景象，桥梁断裂，车辆倒翻。这里应该佩服记者的敏锐眼光，那辆车头下垂的卡车不由让人想起了《真实的谎言》中的情景，或许可以看成是大灾难中的一段黑色幽默。

北塘要塞　费利斯·A·比托

费利斯·A·比托(Felice A Beato)，1830年生于意大利的威尼斯，1906年在缅甸的曼德勒去世。比托是第一个在中国拍照的西方摄影师，起先他与詹姆斯·罗伯逊一道工作，在1855年，他们共同拍摄了克里米亚战争中塞瓦斯托波尔要塞被攻陷的情景，以及1857～1858年印度反英起义的余波，之后，罗伯逊留在印度而比托则去了中国，1862～1877年比托在日本工作。这里拍摄的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联军攻陷北塘要塞的情景，英国军队正和他们的雇佣军在那炮台上休息，当时是1860年8月2日，骄阳似火，劲风猎猎，倾欹的炮车，散乱的炮弹，但是英国侵略军仍在收拾自己的"新院子"，北塘要塞的失陷，最终导致了《北京条约》的签定。

非军事区以南　　拉里 · 伯罗斯摄

拉里 · 伯罗斯(Larry Burrows)，1926年生于英国伦敦，1971年在越南的良滩遇难。伯罗斯是在越南服役时间最长的摄影家之一，他1962年到的越南，起初他还赞成西方的干预，后来产生了怀疑，并在1969年9月19日的《生活》杂志上撰写配图文章将自己的怀疑公诸于世，文题为《某种程度的醒悟》。1971年伯罗斯遇难之后，《时代周刊》和《生活》杂志在1972年联合发表了纪念性文章《拉里 · 伯罗斯——悲天悯人的摄影家》。这幅是最著名的越战照片之一，头缠绷带的黑人士兵跌跌撞撞地往前走，地面一片泥泞，戴眼镜的士兵似乎要拉住他，而前景中那个张开手臂的士兵则如同下了十字架上的耶稣，那一身泥污和那黑人绷带上的鲜血形成极其强烈的对比，战争的残酷和人性的泯灭被揭露无疑。

被警察枪杀的女孩　佚名摄 ▷

1976年6月16日，南非的黑人居住地发生了暴力冲突，地点是约翰内斯堡附近的索维特，随后警察向黑人学生开枪射击，在警察的射击中，黑人女学生希科特·波特森被枪杀。照片里就是希科特被一名同学抱着同她的姐姐一齐去医院。冲突的起因是他们游行抗议种族隔离的政府计划使用阿非利康士语，这种语言流行于白人中，政府要求学校学生将这种语言作为必修课，从而取代英语。这在本已居住条件相当恶化的黑人居住区造成了不安，这种不安在政府公告发布的几个月之后迅速遍及全国，同时提议立法的做法也被消弱。由此而引起的暴乱最终被警察镇压下去，据估计大约有600名黑人青年在骚乱中被杀。索维特的暴动，是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南非黑人奋力反抗种族隔离制度的斗争缩影，这个斗争一直持续到1994年，黑人领袖纳尔逊·曼德拉当选为总统后才被废除。

共和国战士之死　罗伯特·卡帕摄 △

罗伯特·卡帕(Robert Capa)，1913年生于匈牙利的布达佩斯，1954年在越南拍摄中踩上地雷而殉职。这幅照片是卡帕最具代表性的战争摄影，这位穿白衬衫的共和国士兵名叫费德里科·鲍利尔，1936年9月在科尔多瓦前线牺牲。西班牙内战是1936年夏天开始的，在此之前，卡帕在巴黎拍过示威者。西班牙内战以后，卡帕曾到过中国，1945年返回欧洲，他和他在西班牙内战撤退中被杀的好友格尔达·塔罗一起拍了许多关于西班牙内战的照片，相继发表在德国的《VU》和《观察》、美国的《生活》和英国的《图画邮刊》等杂志，这幅照片也成为了一切战争摄影中最具魅力的一幅，而卡帕则成为了摄影史上的一座丰碑。

对日作战胜利日在时代广场　艾尔弗雷德 · 艾森施达特摄 ▷

艾尔弗雷德 · 艾森施达特(Alfred Eisenstaedt)，1898 年生于普鲁士的迪尔斯查，1996 年在美国马萨诸塞州的奥克布鲁夫去世。艾森施达特是皮克斯摄影室的创立者，是《时代》周刊和《生活》杂志首屈一指的摄影家，新时代摄影的精神领域。1930 年，艾森施达特在柏林为太平洋暨大西洋分部工作，他擅长都市题材，通晓宾馆酒吧和度假胜地的生活。曾经有一次，艾森施达特同瑞典国王共游巴尔干，游历中东，1934年后移民美国。这幅照片是在对日作战胜利时在纽约时代广场拍摄的，一个海军士兵在激情地吻一位护士，来庆祝二战的胜利，照片被刊于《生活》周刊上，成为了和平到来之际轻松而欢娱的象征。事实上，这幅照片是艾森施达特亲自导演的，并不是直录见闻。但是那甜蜜的一瞬，已经给人们的精神带来了愉悦。

在国会大厦上 1945 年 5 月 4 日　朱根尼 · 查尔德基摄 △

朱根尼 · 查尔德基(Jewgeni Chaldej)，1917 年生于乌克兰的朱祖维卡。这幅照片是 1945 年苏联红军攻入德国柏林最有代表性的一幕，就画面上而言，战斗快要结束，街上人影乱动，远处烽烟弥天，在国会大楼的上面，两个红军战士正在树起一面苏联旗帜，而在他们不远的地方，有两尊雕像屹然挺立，和红军战士浑然一体，从这个角度看，这无疑是表现胜利最好的方法。实际上这一幕是查尔德基亲自导演的，早些时候，一次战斗中他从台球桌上抢到这面旗子，一直珍藏到战争最后的日子，来到德国，因而便拍出了这幅大名鼎鼎的作品。

BOND

罗伯特·F·肯尼迪遇刺　比尔·埃普里奇摄 ◁

比尔·埃普里奇(Bill Eppridge),1938年生于美国。埃普里奇是《生活》周刊的摄影家，拍摄这幅照片时，只是他当时碰巧在场。1968年6月5日，参议员罗伯特·F·肯尼迪在洛杉矶大使饭店遇刺，身中两弹，刺客名叫瑟汉·瑟汉，凶器为22mm口径手枪，数分钟前，罗伯特·F·肯尼迪还在向他的支持者们帮他在加州赢得至关重要的初选而表示感谢，而瞬息之间，便身丧无常。埃普里奇当时连拍了六张照片，这是其中第二张，在拍最后一张时，人们已经开始了手忙脚乱的抢救。这一张拍摄时枪声方寂，死神也好像同时降临，而那一道白色的灯光如同来自天堂，照在他的身上，他的手势很怪异，而那个白衣人伸出的援助之手正如天使来迎接一样，鲜血从他的脑后汩汩流出，流向远处。这是富贵的肯尼迪之家的又一起悲剧，其天乎！其人乎！

塞扎尔·特兰诺瓦法官遇刺　莱蒂齐亚·巴塔格利亚摄 △

莱蒂齐亚·巴塔格利亚(Letizia Battaglia)，1935年生于意大利的巴勒摩。莱蒂齐亚曾在《时报》做过一段记者，在1974年时开始进入摄影行列。她曾和弗兰克·齐秦一道在巴勒摩建立了摄影文化中心，同时也为西西里的一个文献中心工作。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前期，莱蒂齐亚的工作室宗旨主要是揭露西西里岛黑手党杀人越货的罪行。1986年，她同瓦莱里亚·阿约瓦洛西斯一齐组织了月亮社，效力于女性文学事业。在1985年，她因积极关注社会问题报道而获得W·尤金·史密斯奖。这幅作品是关于特兰诺瓦法官遇刺的情景，1979年法官在自己的车中被黑手党开枪打死，这是幅典型的以旁观者的眼光拍摄的照片。

伊朗的罩袍兵　琼·戈米摄

琼·戈米(Jean Ganmy)，1948年生于法国卢扬。戈米是现代著名的新闻摄影家，专门研究极端状况，他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是第一个被获许拍摄法国监狱生活的。这幅照片拍摄的是1986年，伊朗革命7年之后，伊朗国民军中的妇女身穿黑色罩袍，在德黑兰东北部的训练营进行手枪射击。戈米到伊朗很晚，但对伊朗的种种现状都充满了兴趣，国民生活的设计，革命的具体表现，都是经过精心安排的。以此种眼光来看，这些妇女不能被视为来自伊朗的现实报道，而更应视为革命的想像力产生的舞台造型，用在了自己的戏剧中。

李·哈威·奥斯瓦德遇刺　　罗伯特·杰克逊摄

罗伯特·杰克逊(Robert Jackson)，1934年生于美国得克萨斯州的达勒斯，他是达勒斯《时代先驱报》的摄影记者，并因为这幅照片而获得普利策奖，并因之在美国人的想像中赢得了一席之地。当时是在约翰·F·肯尼迪总统葬礼的前一天，刺杀总统肯尼迪的嫌犯李·哈威·奥斯瓦德在从达勒斯县监狱移往国家监狱时，被达勒斯一家夜总会老板杰克·鲁比开枪打死。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公众事件的主角多是一些地方性的小人物，使得新闻照片颇似肖像画廊。美国幽默大师伦尼·布鲁斯经常谈及这幅照片，他说："你瞧，我刚才还在捉摸奥斯瓦德那张照片。约翰逊的亲戚，我是说，那个戴帽子的，那个得克萨斯人。"他也曾形容鲁比："呀!就连那一枪也是犹太式的——他拿枪的姿势，那是犹太人的笨姿势。"

妇女的抗议　　佚名摄

　　这幅照片拍摄于1950年，一个戴着眼罩的妇女举着一块牌子，旁边有一个带有警戒和怀疑的眼神的警察看着她，另外还有一位衣冠楚楚的城市绅士。牌子上写着关于举行集会的通知。这个画面是很典型的女权运动的代表作。摄影师并没有去拍摄那大规模的妇女游行和示威，而是通过这样一个戏剧性的场面，在原本很神圣的斗争中增添了许多黑色幽默，观者乍一看之下或许会忍俊不禁，继而才会深刻地体会其中的含义。

多萝茜 · 考茨进入刚刚解除隔离的学校　　道格拉斯 · 马丁摄

道格拉斯 · 马丁(Douglas Martin)生卒年、生平不详。这幅照片是最能反映美国种族制度变化的照片。阿肯色州的小石镇刚刚解除种族隔离，录取了黑人女学生多萝茜 · 考茨。当她入学那天，一群男生在出她的洋相。1955年，美国种族平等斗争在亚拉巴马州的蒙哥马利开始，黑人拒绝乘坐公共汽车，当时蒙哥马利教区的牧师马丁 · 路德 · 金成为了这个斗争的领袖人物。直到1960年他的非暴力主张受到新一代活动家的置疑。这里所反映的就是早期消极斗争的场面，在这一类照片里，旧日不平等制度的维护者表现为头脑顽固的人。在画面上，护送多萝茜的两个人中，一个比嘲笑她的大不了多少，他们可以说是代表了当时美国人情绪的两面，一方面是不大情愿的羡慕，另一面是坚定履行讨厌的职责。

硫黄岛　乔·罗森塔尔摄

乔·罗森塔尔(Jot Rosenthal)，1911年生于美国哥伦比亚特地区的华盛顿。这幅照片是关于二战最著名的几幅照片之一。二次大战已经接近尾声，经过与日军的殊死搏斗，美军终于攻战了硫黄岛，一伙海军战士正在将星条旗在硫黄岛的折钵山上竖起。他们的面部没有一个朝着镜头的，在这里如同一个无名战士的纪念碑。后来，这幅照片也成了美国的民族偶像，在华盛顿有了类似的纪念雕塑。这恰恰是罗森塔尔主题的反映，与其说这是星条旗和海军构成的行为，不如说是时时发生的动态事件。这是未来派摄影的独特风格的代表作品。

迫害华沙犹太人 华沙犹太人居民区 佚名摄

这幅照片是1944年摧毁华沙犹太人居民区时拍摄，作者是一个不知名的德国摄影家，后来这张照片成了纽伦堡国际法庭对德国战犯进行审讯的重要证据。照片后来又参加"人类大家庭"影展。在照片画面中，德国鬼子三五成群在街上游戈，远处黑烟弥天，火光闪烁，人群中有的像战俘一样举着手，背景中的一家人则紧紧排成一行，目光沉重，而那个小姑娘则依然是那么天真，左顾右盼。对于右边的士兵来说，这个事件只不过是日常工作，背景是一片黑暗，目光的沉郁的犹太人，实际他们的前途和他们所处的背景是一样的。

仁川登陆　伯特·哈迪摄 ◁

伯特·哈迪(Bert Hardy)，1913年生于英国伦敦，1995年在英国里默波斯费尔德沙特。哈迪的摄影生涯是从暗房助手和洗印师开始的。1940年，他进入《图片邮报》做摄影师。哈迪很重视和平和以社团为基础的文化，而在朝鲜发生的一切则集中代表了他恐惧的一切。这幅作品是关于仁川登陆一事的获奖组照中最值得称道的一幅。1950年9月15日，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登陆仁川，直取汉城，而在仁川登陆的时候，并不是一片和静安详，而是带来了一场灾难。原图片的文字说明是这样的：" 老人像疯子一样跳来跳去，年轻人打起更多的旗子，不知该不该去博取大军的欢心，小孩子则提前举手投降……人类……再也受不了这样的解放。"

刻奇·克里米亚　德莱特里·巴尔特曼茨摄 △

德莱特里·巴尔特曼茨(Dmitri Baltermants)，1912年生于莫斯科，1990年在莫斯科去世。巴尔特曼茨是苏联颇有声望的新闻摄影记者，在二战期间他曾为《消息报》和红军报纸《反攻》作过报道。这幅照片拍摄于1942年，地点是克里米亚的刻奇，德军败退之后，在这里制造了一起惨案。时值晚冬，融雪在人们脚下变成了一滩烂泥，天空浓云怒卷，极度营造出一种悲怆气氛，有两个人在那里嘶声痛哭，其它人默默地呆在一旁，或漫不经心地移步，天也为之伤痛。虽然画面无声，但我们依然能听出它是那样的撕心裂肺。

冻僵的水兵　大卫 · 道格拉斯 · 邓肯摄 ▷

大卫 · 道格拉斯 · 邓肯(David Douglas Duncan),1916年生于美国密苏里州的堪萨斯。这幅照片选自邓肯的影集《这就是战争》，本集主要是关于朝鲜战争的，他的同时代人认为 :“ 在朝鲜拍到的主人公那些亲切的、率直的神情，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大多数摄影家选用了微型相机。”邓肯也曾在海军服役，参加过二战，因而在朝鲜战争中，他始终以一种普通一兵的眼光去报道而没有任何的党派偏见。美军自仁川登陆之后，破平壤，复汉城，直抵鸭绿江畔，虽然势如破竹，但是以孤军涉险，兵家大忌，麦克阿瑟将久骄之兵不识危亡，因而中国人民志愿军挥师直入，连破骄兵，美军全面撤退。而美将史密斯仍大言不惭，叫嚣 :“ 谁说我们撤退?见鬼!我们只不过改变了作战方向。” 但这幅照片却以这个水兵的肖像真实揭示了战争的残酷无情。

科西沃医院　卢克 · 德拉哈亚摄 △

卢克 · 德拉哈亚(Luc Delahaye)，1962年生于法国图尔，开始德拉哈亚在巴黎做肖像摄影，后来逐步拓宽领域，他的第一本书名为《肖像1号》，由18张在摄影室拍摄的无家可归者的肖像组成；第二本名为《纪念》，是波斯尼亚战争中死亡人员的身份照；第三幅则是巴黎地铁站失窃乘客的照片，基本上都是隐蔽拍摄的。德拉哈亚未和照片中的主人翁做过任何交流，只表现他们真实的本性。这幅照片拍摄于1993年，兵士莱姆齐热 · 阿尔朱基在萨拉热窝不远处的前线中弹，同地作战的两兄弟将他送进科西沃医院急救室，由于伤势过重而死去，这里表现的就是阿尔朱斯去世后他的两兄弟悲伤的情景。德拉哈亚曾说，战争容许“ 我采取一种冷漠无情的立场，让我对世界有一种冷静的理性。” 并以此做为对残酷战争现实的注释。

休　　唐·麦卡林摄 ◁

唐·麦卡林(Don Mccullin)，1935年生于英国伦敦。麦卡林是公认的最伟大的战地摄影家之一，这个评价并不过分，因为，要理解战争，就意味着要理解消极。这幅照片拍摄于越战时期，一个北越战士倒在地上，显然已经牺牲了，在他的面前，撒落着他口袋里的东西和一袋子弹，分别表明了他的家庭和他的事业。照片可以说真实记录了战争的残酷和恐怖，并且蕴含了更深的含义——将生和死联系了起来。已经死去的战士的脸和还活着的姑娘的脸形成了鲜明对比，两张脸人们都在关注，而人们更为关切的是照片上的姑娘，一来她还活着，二来她也代表了这位牺牲了的战士所为之战斗的某种东西。

普洛莫海滨　　苏珊·迈泽勒斯摄 △

苏珊·迈泽勒斯(Susan Meiselas)，1948年生于美国马里兰州的巴尔的摩。对于苏珊而言，身体的脆弱性是她的永恒主题。在1975年时，她出版了第一本影集《狂欢节的脱衣者》。1980年之后，苏珊开始关注美国边境上逮捕的墨西哥移民。这幅照片出自苏珊1981年出版的《尼加拉瓜》一书，本书是一本杰出的战争报道。1978年的夏天，尼加拉瓜的索摩查独裁政权与桑地诺主义反对派之间进行了残酷斗争，许多人在斗争中死亡或失踪，美丽的普洛莫海滩正是国民警卫队经常进行暗杀活动的地方。苏珊经常去那里找寻失踪者，这幅在美丽风景中掩藏着的尸体残骸无疑就是国民警卫队的“杰作”。虽然尸体在战争中不是那么奇怪，一旦出现在这么美丽的风景内，则暗示了和平与现实是多么的遥远。

河沟里死了的德国卫兵　　李·米勒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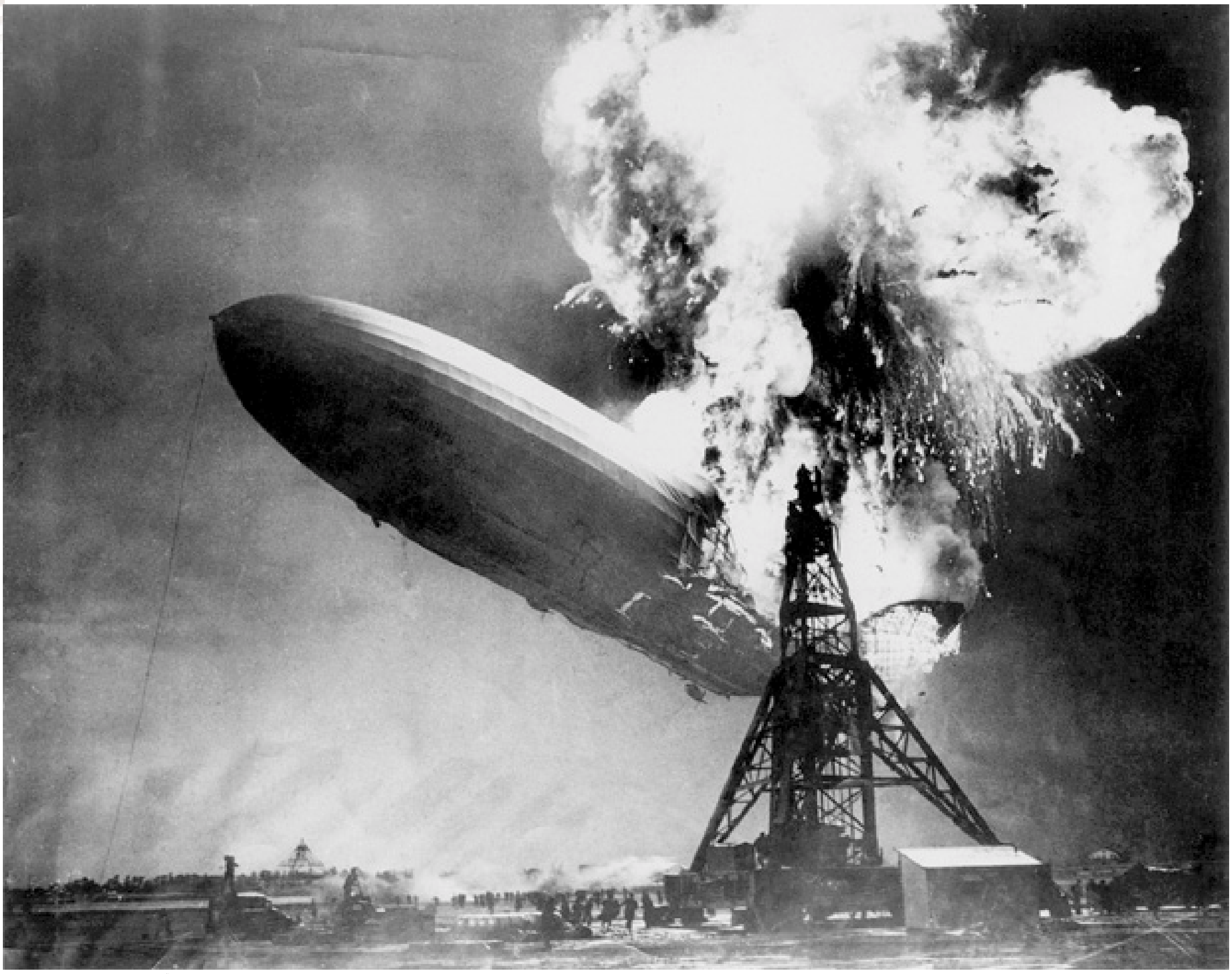
李·米勒(Lee Miller)，1907年生于美国纽约州的波其普西，1977年在英国的奇丁格雷去世。李·米勒先在纽约做模特，爱德华·斯泰肯、霍斯特·P·霍斯特和乔治·霍伊宁根-许内都曾为她拍过照。1929年移居巴黎之后，她成了曼·雷的情人、技术助理和模特。她精通超现实主义的风格，因而她的战争照片中也流露出超现实主义的倾向。在1935年，李·米勒又移居开罗，开始进行旅游和探险摄影。1942年，她和罗兰·彭罗斯结婚，开始定居于苏塞克斯。这幅照片拍摄于二战期间，当时她是美国特派战争记者。已经死在了河沟中的士兵，如同在一个梦一般的世界中进入了黑色的甜蜜之乡，波光潋滟，岸草披拂，让人并不感觉战争残酷，而这恰是残酷战争的体现。

伯明翰　　查尔斯·穆尔摄

查尔斯·穆尔(Charles Moore)1931年生于美国阿拉巴马州的图斯库默拜。穆尔做为著名新闻摄影家，在这个领域内纵横驰骋。他在1962年9月，第一次受《生活》杂志派遣执行重要任务，报道第一个黑人学生被密西西比大学录入而引发的暴力事件。这名学生名叫詹姆斯·麦瑞迪斯，录取本身受到了美联邦法院执行官的出面保护。穆尔主要为《生活》杂志工作，他也曾报道过委瑞内拉、海地等的政治冲突以及越战等。后来，穆尔开始旅游和文献摄影。这幅照片拍摄于1963年，当时美国黑人正在为争取公民权而斗争。这一次示威游行，警察用高压水枪对示威者进行镇压，这幅画面真切反映了美国白和黑人之间的分裂以及种族歧视的事实。

孩子的“积木”游戏　　佚名摄▷

大萧条中，最为沉重的社会状况是银行破产，通货膨胀。德国马克在1923年时，1美元可兑换4.2马克，但是五年之后，情况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马克已经和废纸一样了。成堆的马克成了孩子们的“积木”，在他们天真的眼中，并不清楚灾难已经降临，经济危机为法西斯上台创造了优厚的条件，这是世界性灾难的前奏。



“兴登堡”号飞艇的灾难　　萨姆 · 希尔摄 △

萨姆 · 希尔(Sam Shere)，1904年生于俄国的明斯克。这幅照片拍摄于1937年5月，地点是在新泽西州的莱克赫斯特基地。在20世纪20年代的时候，飞艇曾经是一种潜在的象征，它意味着，将来人们可以毫不费力地驾驶时空。这一点上，德国将之视为形象的代表。在一战中，德国的里希特霍芬男爵和弗兰兹 · 伊墨尔曼在飞艇上的成就，使德国人认为天空是他们的舞台，并且将来可以统治天空。当时“兴登堡”号研制出来以后，被认为是当时最好的一只，在升空现场，许多台摄影机和照相机记录了这一场景，然后向世界各地报道，但是飞艇在着陆时起火，这不仅是人的悲剧，更是对德国尊严最沉重的打击。

法西斯的兴起　　佚名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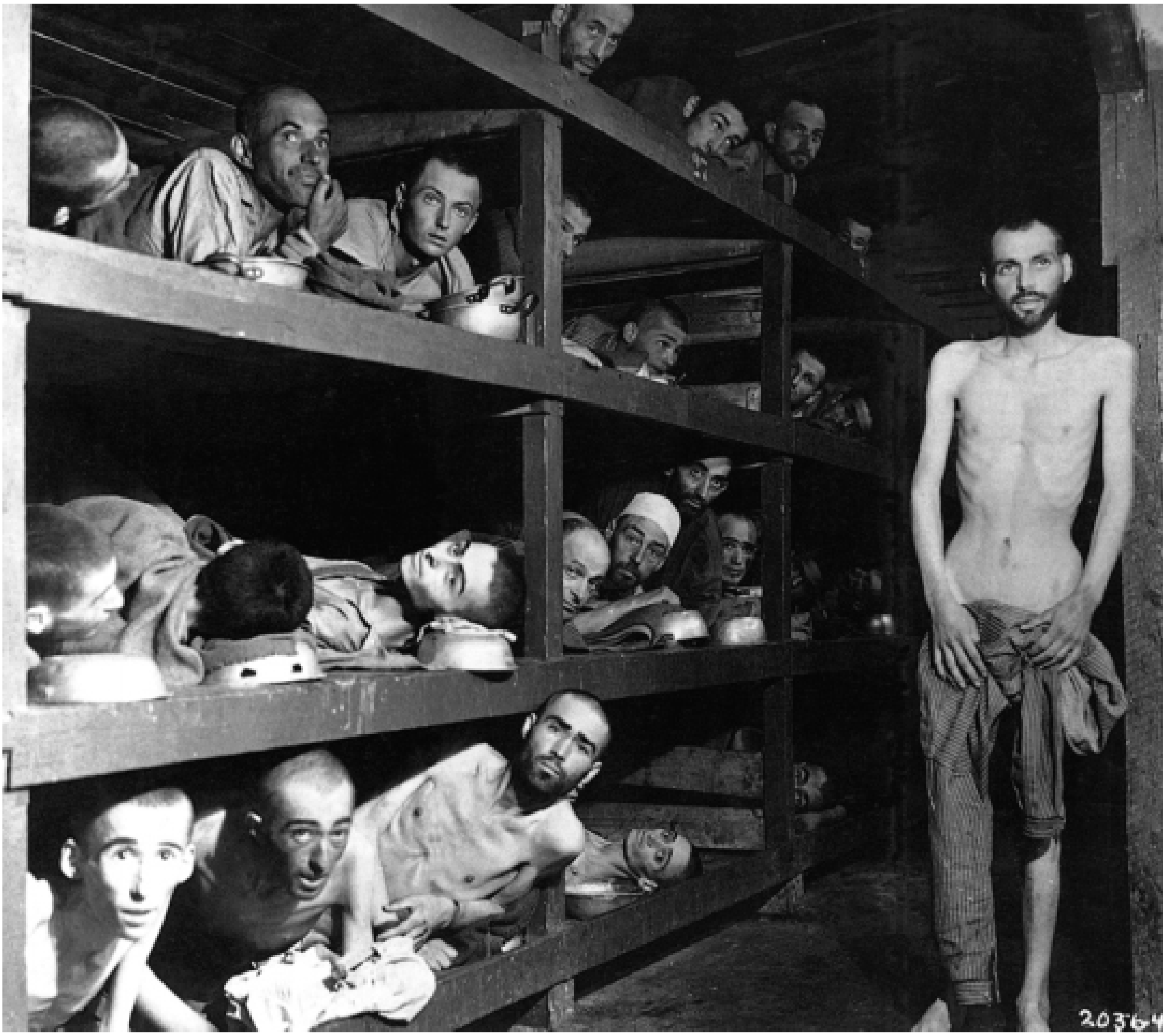
大萧条的到来，使得欧洲各国惶惶不安，各种势力蜂涌而起，墨索里尼进军罗马，希特勒总权柏林，法西斯的毒雾几遍欧洲。尤其是在意大利，墨索里尼进行疯狂的叫嚣，迫害进步势力，推行独裁统治，为所欲为，大批的法西斯党徒如雨后春草，滋生不已 。墨索里尼大规模地进行思想渗透，推行法西斯教育。这幅佚名的作品，正是当时现状的写照，众目睽睽之下，原本天真烂漫的孩子开始让人觉得心寒，世界已经在这里变得疯狂。

返国的美军　　佚名摄△

在1968年后随着泰特（Tet）攻势的到来，美国中止了有规律性的对越南北方的轰炸行动，重新开始了已经中断四年的谈判，1973年1月，《巴黎和平协定》签署。《协定》的主旨包含了在越南停火和终结美国直接陷入的战争困境。民主选举成了南方的计划。谈判的双方代表是亨利·基辛格和黎德寿，他们双双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美国在越南的最后一批军队于1973年3月29日全部撤回。但停火并没有阻止越南南北双方的交战，直至1975年越共统一全国才结束战争。美国在越南战场上大约有55000人死亡，30万人受伤。这里表现的是美军最后一批返国前的情景。

“投敌者”的惩罚　　罗伯特·卡帕摄

卡帕做为著名的新闻摄影家和战争摄影家，除了关注炮火连天的战争之外，他还以悲天悯人的心理去关注那没有硝烟的战场——社会生活。德国鬼子终于走了，英雄的盟军进入了法国，法兰西重新放出光芒。在法国人的眼中，鬼子走了，那么他们所遗留下的残滓遗孽也应全被清除。因而，那些嫁给德国人的女子也应被加以诛谴，连及家孥。卡帕的这幅作品，反映了这样的事实，两个法国妇女被剃光了脑袋，随着那个德国丈夫，抱着他们的孩子，在众人的嘲笑声中向街外走去，然而，真正让他们受到伤害的不是德国人，而是他们的族类，人性在这一刻已经歧变，或许受到惩罚的“投敌者”也正是战争的受害者。



纳粹集中营里的人们　佚名摄

这幅照片是纳粹迫害犹太人最有力的证据之一。1945年4月，巴顿将军的第三兵团解放了德国名城魏玛，在这里发现了纳粹的秘密集中营——布森瓦尔德集中营。纳粹曾在这里杀害过80万人，当时所剩无几，在集中营中的景象是极其恐怖和悲惨的：一堆堆不久前被杀害的囚徒，骨肉如柴的尸体堆积如山。还活着的人们，依然是骨瘦如柴，鹑衣鹄面，躺在那格子铺当中，神色萧条。

越共囚犯街头枪决　　埃迪·亚当斯摄

埃迪·亚当斯(Eddie Adams)，1933年生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辛肯金顿。是一个老练敏捷的摄影家，他的摄影主题涉及时装、娱乐、运动和政治等多种领域。这幅作品是亚当斯关于越南战争最为有名的一幅照片。南越警署的龙恩上校正在将穿格子上衣的越共嫌疑犯开枪打死，照片显示的就是子弹射入那个人头颅的一瞬。当时西贡华人区刚发生过一起小规模冲突。龙恩上校曾对自己的行为做出解释："他们杀了我们许多人，也杀了你们许多人。"这幅照片很快产生了强烈轰动，1968年伦敦《O2》杂志看到这幅照片时用了这样一个标题："伟大的社会冲击又一个灵魂。"龙恩上校在战争中受了重伤，后来到了美国，在弗吉尼亚开了家比萨饼屋，但他已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父亲的悲惨负担　　霍斯特·法斯摄

霍斯特·法斯(Horst Faas)，1933年生于德国柏林。法斯经历了二次大战，1956年开始为美联社工作，在去越南之前报道过刚果和阿尔及利亚事件。法斯在越南拍摄的战争照后来使他获得了普利策新闻照片奖。这是一幅最具震慑力的新闻摄影，这个男人抱着他的孩子在向车上的丘八们苦诉，但这终归是白费口舌，所得到的仅可能是让人为他的苦处做为见证。这里显示的不只是受伤害的个人与命运之神之间的冲突。通过画面的对比，法斯捕捉到或营造了一个相互作用的瞬间，因为那些主宰他人命运的人对那个手托殇儿的男人的立场有了反应。背景中的小小家园也扮演着他的角色，活动本身是围绕它展开的。

北爱尔兰的独立事件　　佚名摄

在1969年6月，北爱尔兰的示威者们在纪念橙色日的集会之后，和警察发生冲突。他们要求北爱六郡脱离英国统治，与爱尔兰统一，并且组织了非军事性的武装团体，后来他们组织成立了爱尔兰共和军和拥有大量激进分子的爱尔兰国家解放军。在1969年8月，英国军队进驻北爱尔兰，以解除内讧和恢复和平，但从此之后他们就被卷入了长达二十五年的是非之地。北爱独立势力制造简易炸弹，攻击军警，制造事端，这幅照片就是北爱游行示威者和军警刚刚发生过冲突，街道上一片狼藉。

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的仇杀　　佚名摄

1946年4月，英国内阁派特使去印度和印度国大党领导人甘地协商印度问题，在随后的一年，英驻印度总督兰德·蒙巴顿离开了印度，结束了英国在印度150年的统治。1947年8月15日，尼赫鲁出任印度第一位总理。但是《蒙巴顿方案》却造成了印度和巴基斯坦持续冲突的祸根，穆斯林和印度教徒之间的仇杀此起彼伏，在新德里和加尔各达前后有25，000人死亡。这幅照片拍摄的是加尔各达的一次仇杀，一个印度教徒被打死在街上，血流遍地，而别的人却并不以此为耻辱，在反复的仇杀中消耗自己的生命，这无疑是殖民主义遗毒最恶劣的一面。

休息的美国士兵　　特里·菲舍尔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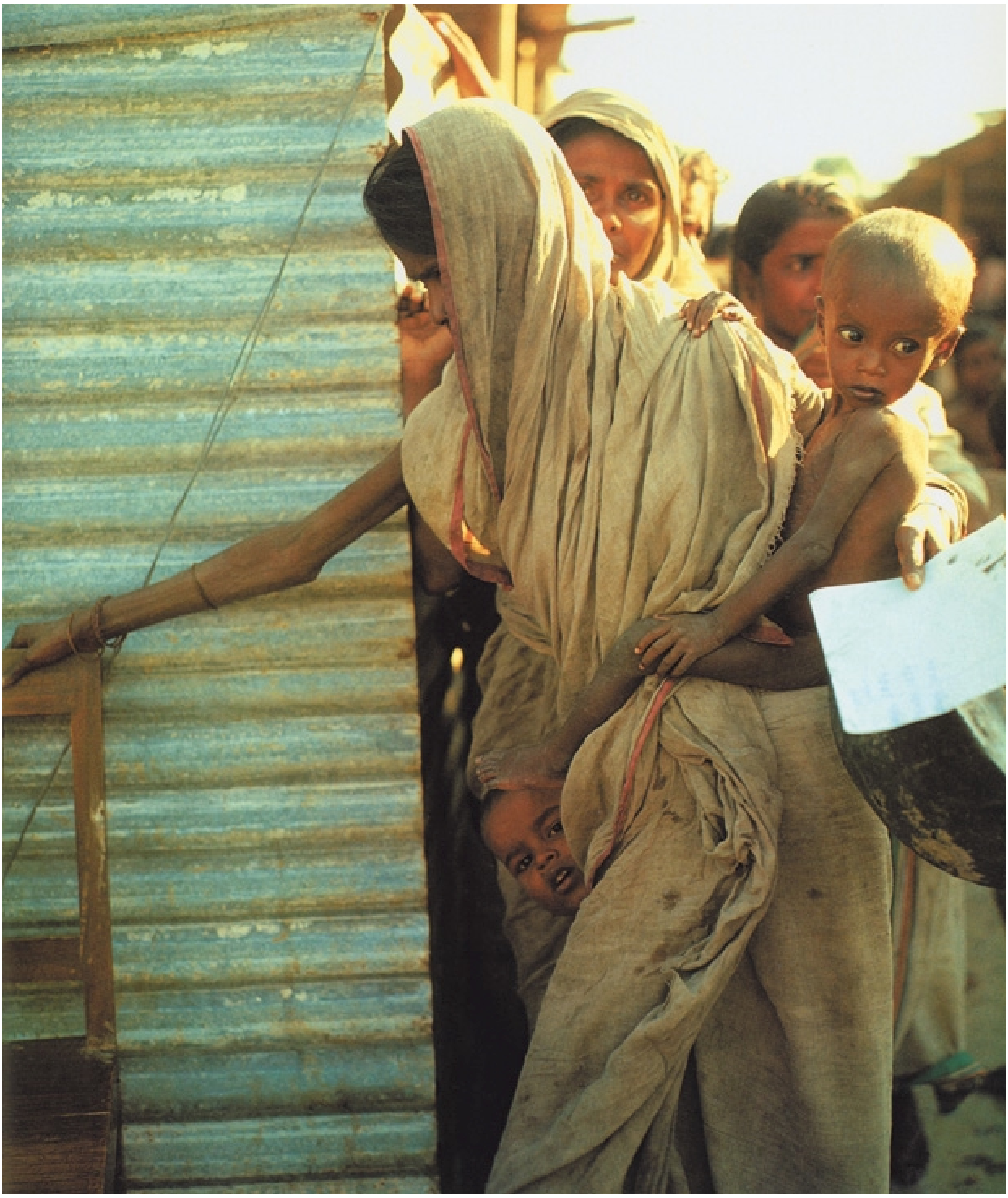
特里·菲舍尔（Ferry Fincher），生卒年、生平不详。这是一幅关于越战的一幅颇为著名的照片，1965年春，美国总统杰克逊派遣海军陆战队进入越南，去保护位于岘港的军事基地以防止越共游击队的进攻。但是美军一进入越南便陷入了战争的泥潭，这幅照片就是在越南战场的美国士兵的肖像，他蹲在那儿，自动步枪放在手边，在他面前的树杈上放着一个骷髅，这是他的战利品。看上去他似乎很悠闲，但他的眼睛却转向一旁。这个骷髅的存在无形中给环境增加了一些阴冷的空气，他的眼神有些迷惘，或许是对战争的怀疑，而那似乎平静的脸上又有一丝对战争的恐惧。

美国士兵　　佚名摄

1983年10月21日，东加勒比领士组织恳求美国对格林纳达人民实施救援，原因是在此之前格林纳达总理莫里斯·比索普在左派军事政变中被杀害。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证明古巴和苏联试图将这个小岛做为基地，对加勒比海领域输出革命。他认为政变威胁到了1000个美国人的安全，其中大部分是医学院的学生。美国海军大约6000人，在十五艘战舰的保护下，突然从加勒比海六个不同地方登陆入侵，四天之后全部登陆。他们受到了格林纳达军队和古巴“建设工作者”的抵抗，在占领72小时之后，美军恢复了这里的秩序，照片中反映的就是格林纳达的美国士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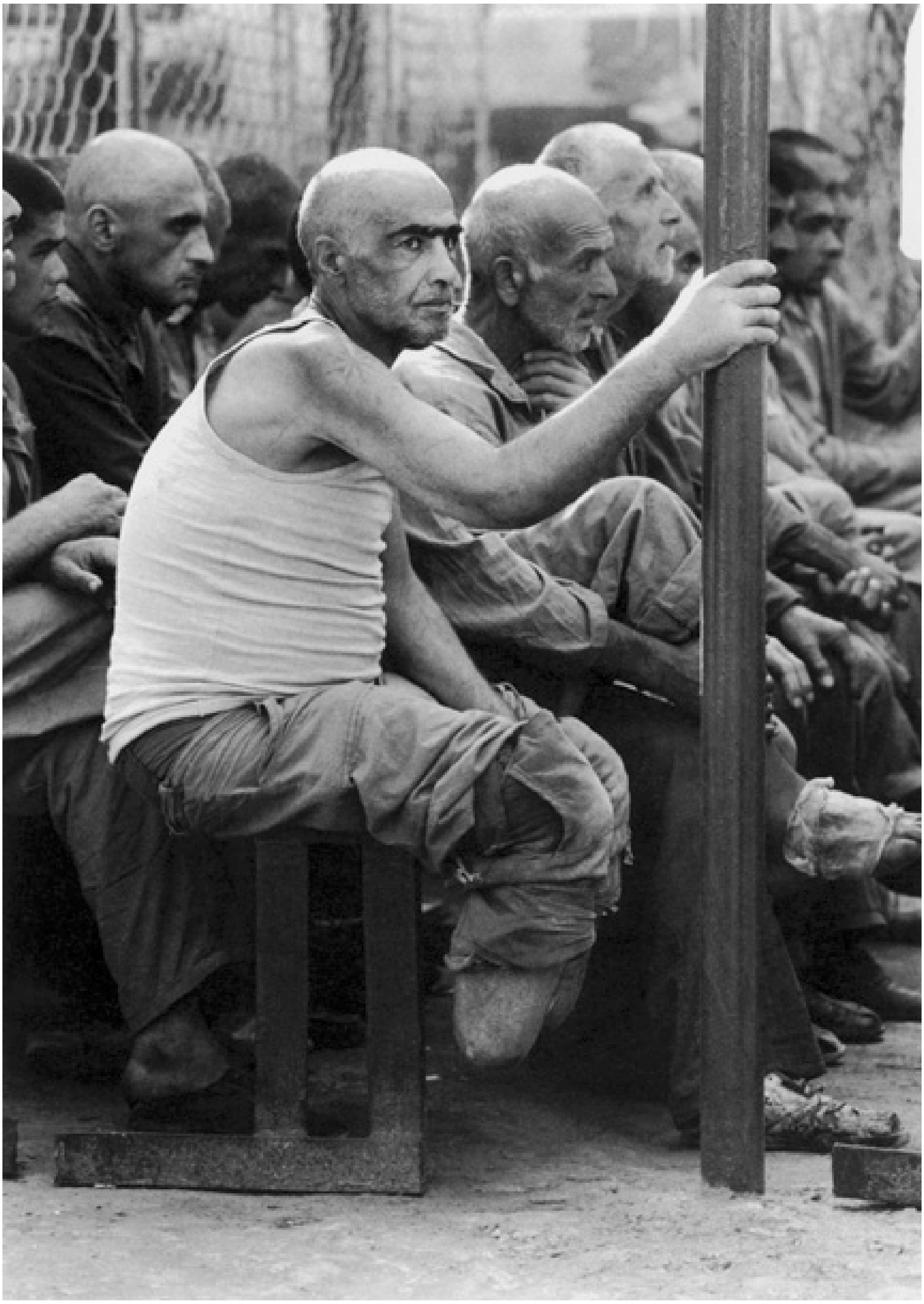
睡在衣柜中的孩子们　佚名摄

希特勒横扫欧洲之后，开始将战争之戈指向英伦三岛，空中大战即时展开，英伦许多地方遭到轰炸，楼倾屋塌，满地狼藉，英国国民开始了保家卫国的奋斗，在战争的艰难困苦中重建家园。地铁和其它许多设施都成了人们的避难所。战争期间，幼儿园的孩子们睡在衣柜当中，虽然战争很残酷，但孩子并未认识到这一点，依然是那样的天真可爱。这幅照片可以说是当时状况的写照，同时也反映了英国国民所具有的乐观和他们必胜的信念。



领食物的母亲和她的孩子　　佚名摄

在 1976 年，孟加拉发生严重的灾荒，饥民遍地，哀鸿遍野，造成灾荒的主要原因是人为违反自然法则所造成的结果。在最近几十年的摄影中，战争、灾难和饥饿成为了摄影家们主要的关注点，在大多数人享受生活的乐趣时，而更有一部分人正在为生存而抗争。这幅照片所拍摄的就是在孟加拉的达卡附近，一个母亲带着她的孩子领取食物的情况，可见严重的饥饿已经使她和她的孩子疲弱不堪，她手里的那张纸应该是领取食物的证明吧！



巴库的监狱　　佚名摄

1993年8月，20%的阿塞拜疆领土被亚美尼亚军队强占。长期具有争议的纳戈尔诺－卡洛巴赫地区，那里的亚美尼亚人要求从阿塞拜疆分裂出去而成为亚美尼亚的一部分。冲突主要是在信奉伊斯兰教的阿塞拜疆人和信奉东正教的亚美尼亚人之间，开始于苏联解体之前，冲突导致近2万人死亡和近百万人流离失所。估计有30万亚美尼亚人离开了他们在巴库的家。在1994年双方终于停火，但是两个民族间仍有小冲突，双方积极备战，武器大多来源于俄罗斯、美国和法国，两国都在边界地区布有重兵。图片中反映的就是在双方冲突中被关押在巴库监狱中的俘虏。

被处死的罗宾·斯达克　　佚名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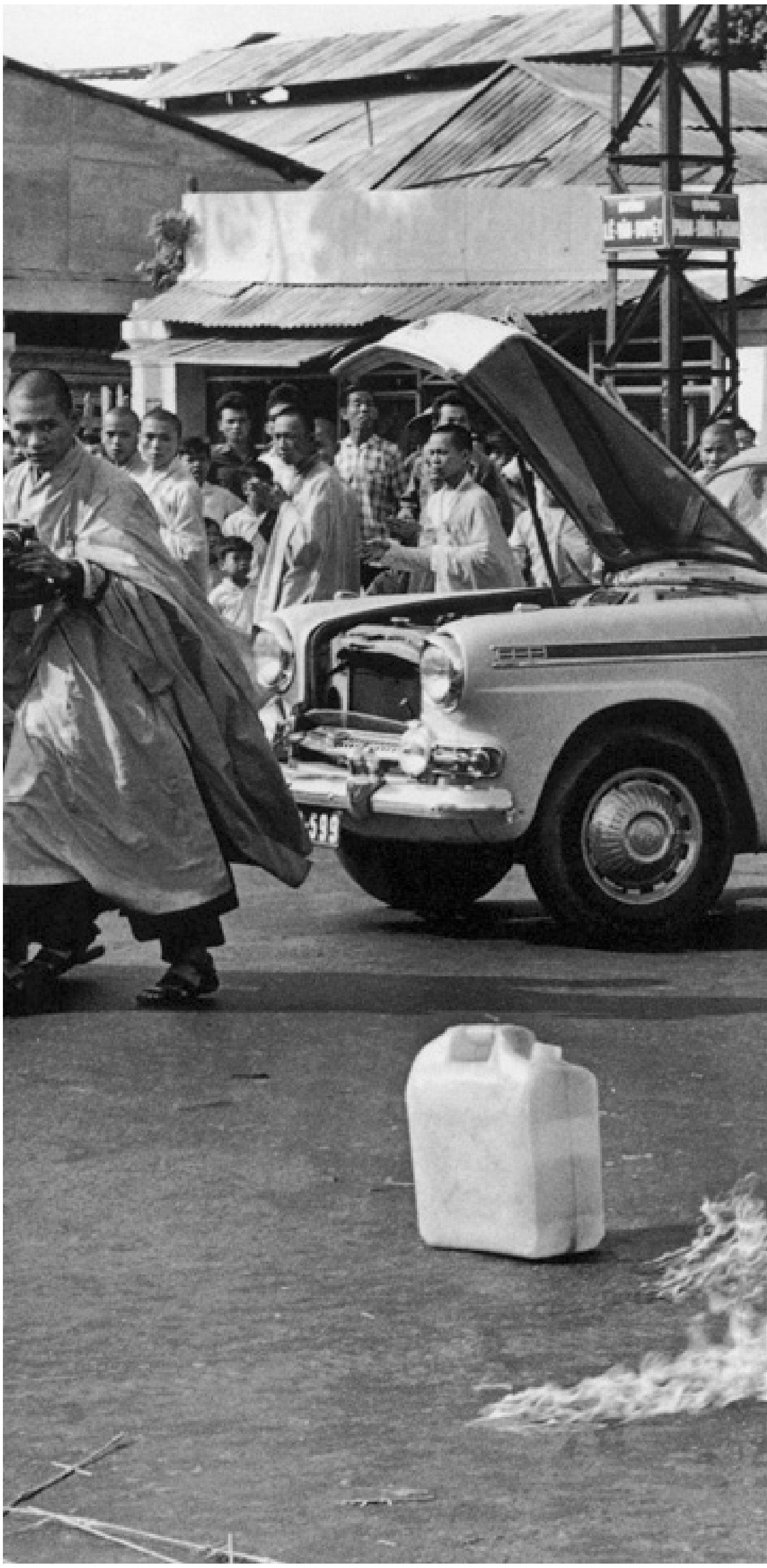
种族歧视是美国社会的痼疾，而因种族歧视而出现的恶性事件亦层出不穷。这幅照片中所反映的事件发生在1935年7月19日，地点是佛罗里达州的苏德代尔堡。这个被吊死在树上的黑人青年名叫罗宾·斯达克，32岁，边上的那些人是他的邻居。他是被这些伪装起来的暴徒私刑处死的，抓住他的是地方长官助手的看门人，他被指控强奸了一个白人妇女。

校园里的暴力　　尼尔·尤利维基摄

照片里的事件发生于1976年10月6日，地点是在泰国曼谷的一所大学。警察在冲击了一所大学之后，学生们对于他们的粗鲁和对学生的妨害提出了严重抗议。一个泰国政治组织的成员正在击打一个被吊死在树上的学生的尸体，而旁边的观者，或惊恐，或嬉笑，或沉默，背景中兰若巍峨，佛音慈畅，芸芸众生之相，大千世界之情，在这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里的隐含意味则是：任何政治斗争，都是以无辜者的鲜血来铺平其道路的，而最为可悲的正是那些无知的旁观者。

火中的人　　吉恩 · 马里诺维奇摄

冷战结束之后，民族问题、种族问题便成了地区冲突的焦点，不同民族之间的仇杀亦是此起彼伏，许多无辜者在这种仇杀中惨遭屠戮。照片中的事件拍摄于 1990 年 9 月 15 日，地点在南非的索维托，这个地方是 20 世纪 50 年代和 60 年代建成的向黑人提供住房和服务的城市区。图片中的一个男人的身体被点燃，他是个祖鲁人，因为他是非洲国家会议的支持者，因而被焚烧。在南非，民族矛盾、种族隔离在当时是社会动荡的主要根源。



火中的涅槃　马尔科姆·布卢内摄

僧家出世，原为普济众生，脱离烦恼。但是时代动荡，圣教颠沛，虽欲跳出三界外，消迹五行中，实在是难以办到，佛唱涅槃，说圆寂，只是此心空静，得大自在而已。倘若以身殉教，火中生莲，则是具大智慧，运大神通，只求释迦教衍，不念皮囊脱去。这幅照片拍摄于1963年6月11日越南西贡的大街上，当时南越政府对佛教僧徒进行迫害，引起宗教界人士强烈抗议，高僧全渡〈音译〉在西贡大街上举火自焚，以示抗议，诸僧环绕，高唱佛号，全渡大师神色安详，跏趺而坐，直以烈焰为乐土，以微躯振宗风。

退伍老兵的抗议　让·雅克·利维摄

战后的法国可以说是西方社会动荡最剧烈的国家之一，第四共和国更迭频繁，主要原因是无力解决国内问题。图片中所反映的就是在1949年10月10日的法国巴黎，大批二战退伍老兵和残疾军人以及他们的支持者走在街头，挥动拐杖，要求提高抚恤金。这里只是以一个小小的方面反映了战后初期法国社会的现状。

血泊中的小孩　　恩里科·马丁摄

南斯拉夫长期以来存在着复杂的民族和宗教问题。南部的科索沃地区以阿尔巴尼亚族为主，民族情绪激烈，经济最不发达。波斯尼亚 - 墨塞哥维那部分塞尔维亚人和克罗的亚人信仰伊斯兰教，称为穆族。1992 年 4 月波黑穆族宣布波黑独立，而占人口近 40% 的塞族另行成立波黑塞族共和国，并开始抢占重要城市。塞、穆两族发生长期、激烈的冲突。塞族在很大程度上得到南联盟的支持，迅速占领波黑大部分地区，进围萨拉热窝，驱逐和残害穆族居民，造成大批难民。这幅照片所反映的就是在波黑冲突中的事件，当时是 1994 年 18 日，在萨拉热窝市，一个名叫尼明·迪维维基的小男孩被狙击子弹射中，倒在了血泊中，两个紧张的救护队员正在张罗。这是在波黑战争中又一无辜者的牺牲。

虚弱的孩子　　雅克利尼·阿兹特·拉马摄

卢旺达内战期间，大批难民涌入扎伊尔，国际救援组织迅速对扎伊尔难民进行安置，进行防疫活动。这里所反映的就是涌入扎伊尔的难民的孩子，种族屠杀使大批孩子失去双亲，成为孤儿。他们在这里排队等待注射疫苗，一个孩子已经在饥饿的驱使下虚弱得无法站起来了，他趴在一条长凳的边上，这是卢旺达内战中最具有震撼力的一幕。

私刑处死者 奥马哈　　佚名摄

一个黑人被一伙暴徒用私刑烧死在内布拉斯达州的奥马哈的大街上,这是在一百多个白人冲击奥马哈政府所在地之后,他们用自己的手维持"公正"。这个被烧死的男人被指控袭击了一名白人女孩,因而他被支解并点燃。在美国内战结束之后,私刑变成了最简明的处决方法,在1882～1951年间,黑人袭击和反对白人记录在案的4720个案例中,其中有3/4的黑人是被私刑处死的,这是美国种族制度最黑暗的一面。

母亲和她的孩子　佚名摄

这是德军轰炸中的苏联遇害者。在德国入侵苏联之前，德国人已经击溃了军事和工业都有相当实力的十二个欧洲国家，看起来他的实力足以侵略强大的苏联。在战争最初的十天中，纳粹德国空军击毁了差不多3000架苏联飞机。战争在六个月之内，德国军队已经占领了乌克兰和克里米亚，凭借这股势头德军直逼列宁格勒和莫斯科。苏联的大半国土和人民沦陷于纳粹的铁蹄之下。

珍珠港　　佚名摄

1941年12月7日接近天亮的时候，370架日本飞机袭击了美国海军位于夏威夷群岛的珍珠港海军基地，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五艘主力舰遭到毁灭性轰炸，另有三艘和其它十二艘船只遭到不同程度的损毁，飞机和军工厂被毁，死伤达2430人。珍珠港事件爆发之后，最终使得美国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战，照片所反映的就是珍珠港海军基地遭到轰炸时的情景。

卡斯特罗和孩子们　佚名摄

1959年2月，菲德尔·卡斯特罗成为了古巴首相，迅速确立了马列主义纲领，适当地发展国民经济。更重要的是在美国对古巴的经济制裁下，古巴实现了农业、工业和教育的综合性提高。古巴和美国关系的迅速恶化，主要是美国对卡斯特罗和苏联的“亲密关系”打击的结果。卡斯特罗是深受古巴人民爱戴的领袖人物，这幅照片反映的就是卡斯特罗和戴上胡子装扮成他的孩子们在一起。

浅昭稻次郎遇刺　　佚名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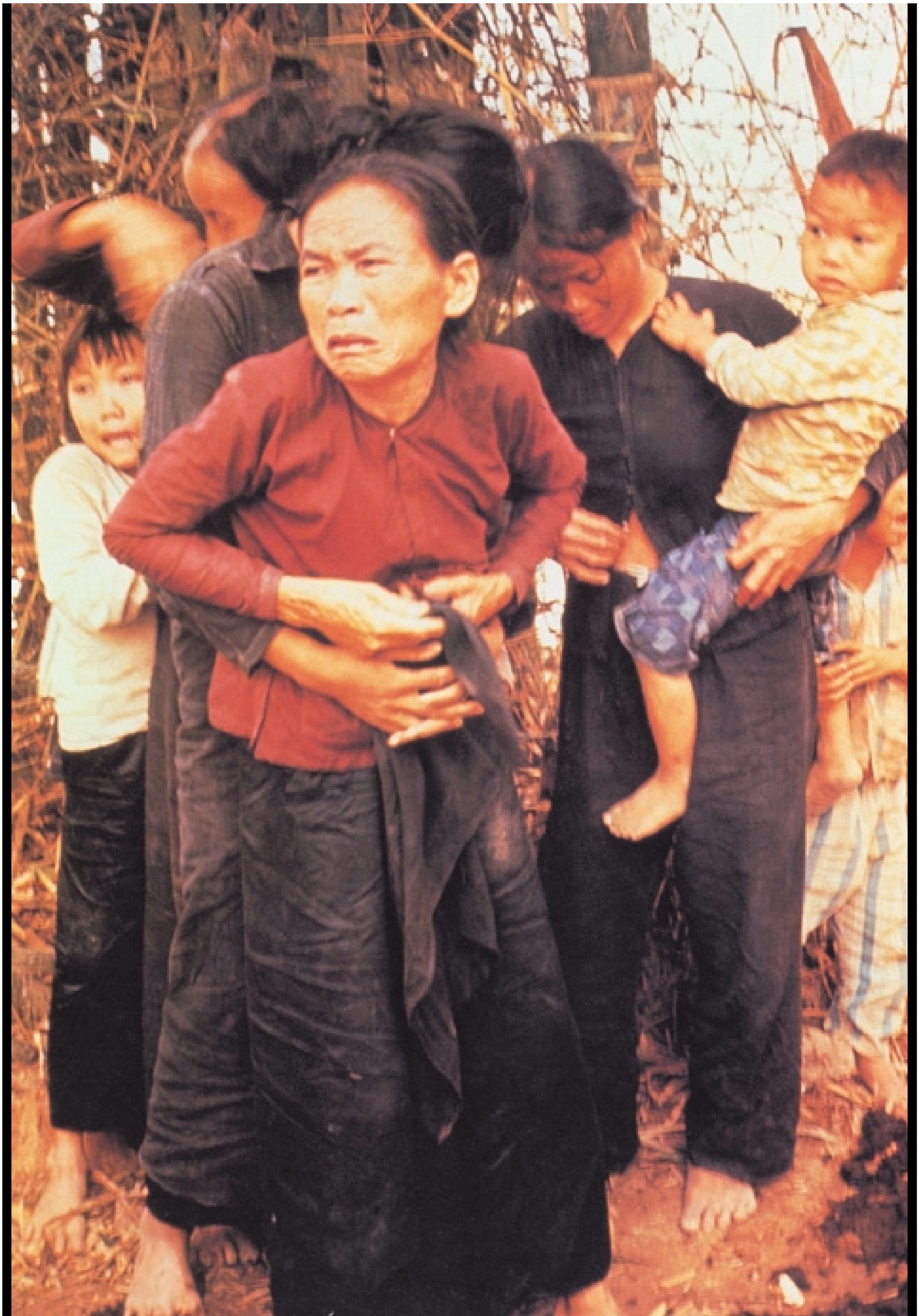
浅昭稻次郎是日本社会党主席，他是在1960年10月12日，在一次政治讲演当中遇刺身亡的。当时成千上万的观众在电视直播中看到了这恐怖的一幕。浅昭稻次郎是日本不知疲倦的社会主义活动家，并且是对美国在东亚进行所谓“保护”的直白的批评家。在多年前，浅昭稻次郎曾公开指责美国的帝国主义行径，引起很大争论，并在访问中国期间认为美国是中国和日本的共同敌人，因而遭到右翼分子的极大不满，最终以卑鄙的手段将浅昭稻次郎置于死地。

悲怆　　西摩·赫尔斯摄▷

经过几个月的调查之后，美国记者西摩·赫尔斯在1969年11月报道了一起美军在越南南部的麦来〈音译〉村制造的一起屠杀平民的事件。1968年3月16日，一个排的25名美国士兵在上尉威廉·卡尔雷的率领下进入麦来村，将大约150名平民驱赶到沟中并枪杀。数小时之后，卡尔雷的人又抢劫和屠杀了另外村子。美国直升机领航员在出事地点报道了大批平民死亡，但是高层官员将这个事件掩盖了起来，直至赫尔斯报道这个事件。卡尔雷在军事法庭上接受了对他的判决，但在1974年他被假释。对美军其它军事人员的指控最终因证据不足而被撤消。这个事件在美国引起了广泛的争论，并且也导致了美国人对美军在越南所犯的暴行进行思考。

切·格瓦拉的被捕　　佚名摄△

切·格瓦拉在1954年时就已经成为了当时被击败的危地马拉左派政府的成员之一。在阿根廷很短的时间内，切·格瓦拉成为了一个唯物主义者，积极投身于左派革命。后来和流亡墨西哥的卡斯特罗密谋推翻古巴的巴蒂斯塔政权，之后在古巴取得胜利。切·格瓦拉试图在拉丁美洲和非洲输出放弃资本主义和实现纯正的共产主义的革命意识形态。1967年他去玻利维亚游历，希望激起那里贫困的锡矿工人起义，但是他的革命热情并没有引起他们多大的兴趣。1967年10月，切·格瓦拉被玻利维亚政府逮捕并处决。切·格瓦拉将自己的生命永远寄托给了他的政治信仰，成为了殉道的标志，他的学生继承他的志向并在世界范围内进行左派革命。



屠杀　　佚名摄

自从卢旺达1962年独立之后，国内两个主要民族——胡图族和图西族之间关系紧张，经常出现部落间的暴力事件。胡图族是多数派，大约占卢旺达总人口的90%，而相对的图西族则是少数派。1994年4月6日，卢旺达总统朱维奈尔·哈伯耶利马纳和布隆迪总统赛普烈·恩塔利亚米里一齐乘机，飞机在卢旺达的基戈里坠毁，机上人员全部遇难。哈伯耶利马纳是胡图人，他是在坦桑尼亚参加一个地区级高层会议的返回途中遇难的，他曾反复强调要和解国内民族矛盾。哈伯耶利马纳是卢旺达杰出的政治家之一，大多数的图西族和胡图族的温和派在总统去世之后，便遭到了总统卫队报复性的屠杀。虽然他们并不清楚对于总统座机坠落事件谁应该负责任，但胡图族军队已经开始实施他们预先策划好的种族灭绝政策。政府军队在数月前已经开始储存武器，着手屠杀计划。在总统去世后的数星期内，大约有50万卢旺达人被极端的胡图族国民自卫队屠杀，其中大多数是图西族人。胡图族的温和派同情图西人并与他们进行和解，因而也成了被攻击的目标，据说他们为他的图西族邻居的死感到痛苦。卢旺达内乱是人类史上最悲惨的一次。

纪念碑前的威利 · 勃兰特　　佚名摄

在 1970 年的 12 月，西德总理威利 · 勃兰特在访问波兰时，在华沙的犹太居民居住区的英雄纪念碑前下跪。威利 · 勃兰特的访问无疑是非侵略的和谈的征兆。并在访问期间布兰特参观了为纪念1943年德国人统治下的华沙犹太居民区的犹太人起义而建的纪念馆，他向纪念碑敬献了花圈并下跪。回到德国之后，勃兰特做了一次讲演，以其雄辩的口才对他的行为做了解释，他要为德国和德国人民洗刷历史的耻辱，为这个民族的负罪感做深深的忏悔。

血迹　　佚名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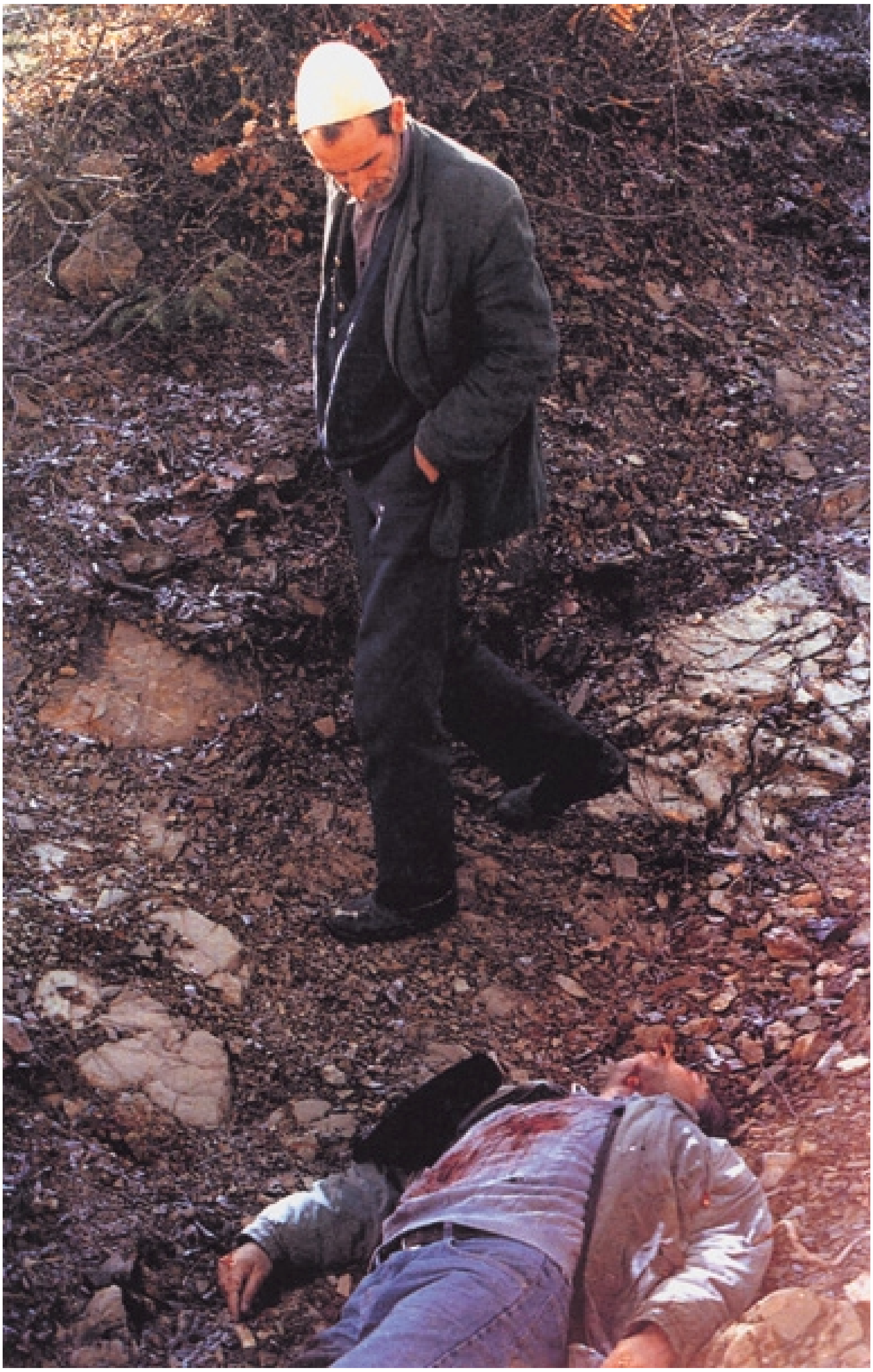
俄罗斯对车臣叛乱的打击，最终成为了叶利钦总统的灾难。他事先低估了车臣叛乱分子的有效实力，把他们看得和土匪差不多，叶利钦不顾这强大的具有优势的土匪。俄罗斯精锐部队不可能平定叛乱，而俄罗斯国防部长帕维尔·格拉维奇夸耀短期内能够平定叛乱。车臣杜达耶夫的军队撤到了南部山区并凭借天然优势袭击俄军。俄军的平叛活动每前进一步都是痛苦的。这幅照片反映的就是俄军的每一次行动都要付出血的代价，雪中的血迹或许是对阵亡者最好的纪念。

"纠纷" 佚名摄

在20世纪80年代，北爱尔兰的冲突并没有表现出减弱的迹象，虽然公众对恐怖活动的支持衰减，衰减的原因是狭隘的暴力造成了大量的平民伤亡。爱尔兰共和军继续进行血腥活动，通过攻击所有驻北爱的保护性军队以及爱尔兰共和国和苏格兰在阿尔斯特的经济目标，以达到脱离大英帝国的目的。但成长中的亲政府的准军事的倾向使狭隘的暴动和暗杀活动产生了正常趋势。照片中反映的就是在北爱尔兰的伦敦德理的一个男人和英国士兵发生争执，这是英爱冲突的一个小插曲。

被俘的越共游击队员　　佚名摄

大批的美军是在1965年时才在越南稳定下来。他们伴随着60万南越军队一起战斗，在这些军队中包括地方性的和来自韩国、泰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的军队，只有美军与越南游击队和北越军队交战。照片里所表现的就是一次战斗结束后，两名美国士兵所俘获的一名负了伤的北越战士。



在科索沃被杀的塞尔维亚人　　佚名摄

1999年1月间，国际和平监督在距科索沃首府普里什蒂纳南部24千米处的莱科克村，发现了五十五具被塞尔维亚军队屠杀的阿尔巴尼亚族人的尸体。这次杀戮明显地违反了美国特使理查德·赫尔布罗克在1998年10月终止塞尔维亚粗暴的长达一年的镇压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族的科索沃解放军起义，并借此而达成的停火协议。南斯拉夫官方宣称受害者的死因是与科索沃解放军交战中牺牲的，但是科索沃证明机构在莱科克确证他们是被在封闭区域处死或致残而死的。不久以后，来自几个国家的代表在巴黎集会商讨最终解决冲突，实现和平。南斯拉夫总统米洛舍维奇仍然不让步，挑衅性的命令塞尔维亚军队对科索沃采取严厉措施。照片中反映的就是一个塞尔维亚族的遇害者。

黎明前　　佚名摄

　　三大战役结束以后，人民解放军雄据江北，虎瞰江南。国民党统治已经处在穷途末路。蒋介石不甘心失败，眼见大军渡江，雄师南下，国民党在解放前的上海疯狂杀害进步人士和共产党员。这幅照片所反映的就是解放前夕，国民党反动军警在上海街头杀害共产党员的一幕，烈士用鲜血迎来了上海的解放。

轰炸后的重庆　佚名摄

这是抗战期间，作为陪都的重庆被日军飞机轰炸后的惨景。日本帝国主义在1931年发动9·18事变侵略东北之后，于1937年开始了全面侵华战争。上海失陷后日本帝国主义开始侵入长江腹地，在1937年12月，南京失陷，日本在占领南京之后，开始了惨绝人震的大屠杀，有30万无辜平民遇难。国民党政府迁都重庆，但是日本帝国主义对重庆进行了一轮又一轮的轰炸，成千上万的平民在轰炸中遇难。重庆军民和全国军民一起，浴血奋战，终于将日本帝国主义赶回老家，迎来了抗日战争胜利.

博帕尔毒气泄漏事件的遇难者　　佚名摄

1984年12月3日午夜，大约45吨的有毒气体甲醇异化氰酸酯从印度博帕尔的一家杀虫剂场泄漏出来，飘散到了工厂附近人口稠密的居民区。据估计有2500人遇难，尽管印度的原始资料表示的比这更高。随后的死亡是在毒气泄漏之后而引起的疾病，这又使死亡数字上升了几千人。将近5000人在这家化工场毒气泄漏之后患上了不同疾病，这是历史最大的一次工业事故。图片中反映的是正待掩埋的中毒身亡儿童，这幅照片牵动了全世界人民的心。

利比亚轰炸中死去的小女孩　佚名摄

美国与利比亚之间关系一度紧张，在此期间，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再三地警告利比亚领导人穆马尔·卡扎菲，不要再支持和组织国际性的恐怖活动。1986年4月15日，美国飞机轰炸了利比亚首都的黎波里和其第二大城市班加西。在空袭中至少有100人丧生，其中包括卡扎菲的养女。美国权威人士宣称他们的飞机打击的只是与恐怖主义有关的目标，但是他却受到了世界范围内严厉的谴责。法国拒绝美国关于美国飞机飞过法国领空的请求，但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允许美国使用英国基地去发动攻击。在这次报复性的轰炸发生两天之后，一个美国人和两个英国人在黎巴嫩被恐怖组织杀害。图片中反映的就是美国轰炸之后，消防人员抱着被炸死的小女孩的情景。

两伊前线的伊朗士兵　　佚名摄

伊朗的领导人怀着强烈的敌意和厌恶拒绝了伊拉克领导人萨达姆·侯赛因提出的停火建议，此后，萨达姆撤回了许多占领伊朗领土的军队。侯赛因连续制造并不真心的和平协议，但是阿亚图拉·霍梅尼政府依旧不让步，并且在这流血的僵局上将战争进一步向伊拉克边境推进。伊朗再三地步兵突击，而这些步兵常是没经过训练的新兵，去进攻伊拉克重兵防守的地方。两边都毫不留情地去轰炸对方的石油设施，大幅度的减少各自的石油产量，这对于两边而言，无论是从军事上还是从经济上，都带来难以估量的损失。图片反映的是伊拉克军队撤退后，伊朗士兵手拿霍梅尼照片欢呼的情景。

两伊前线的伊朗士兵　佚名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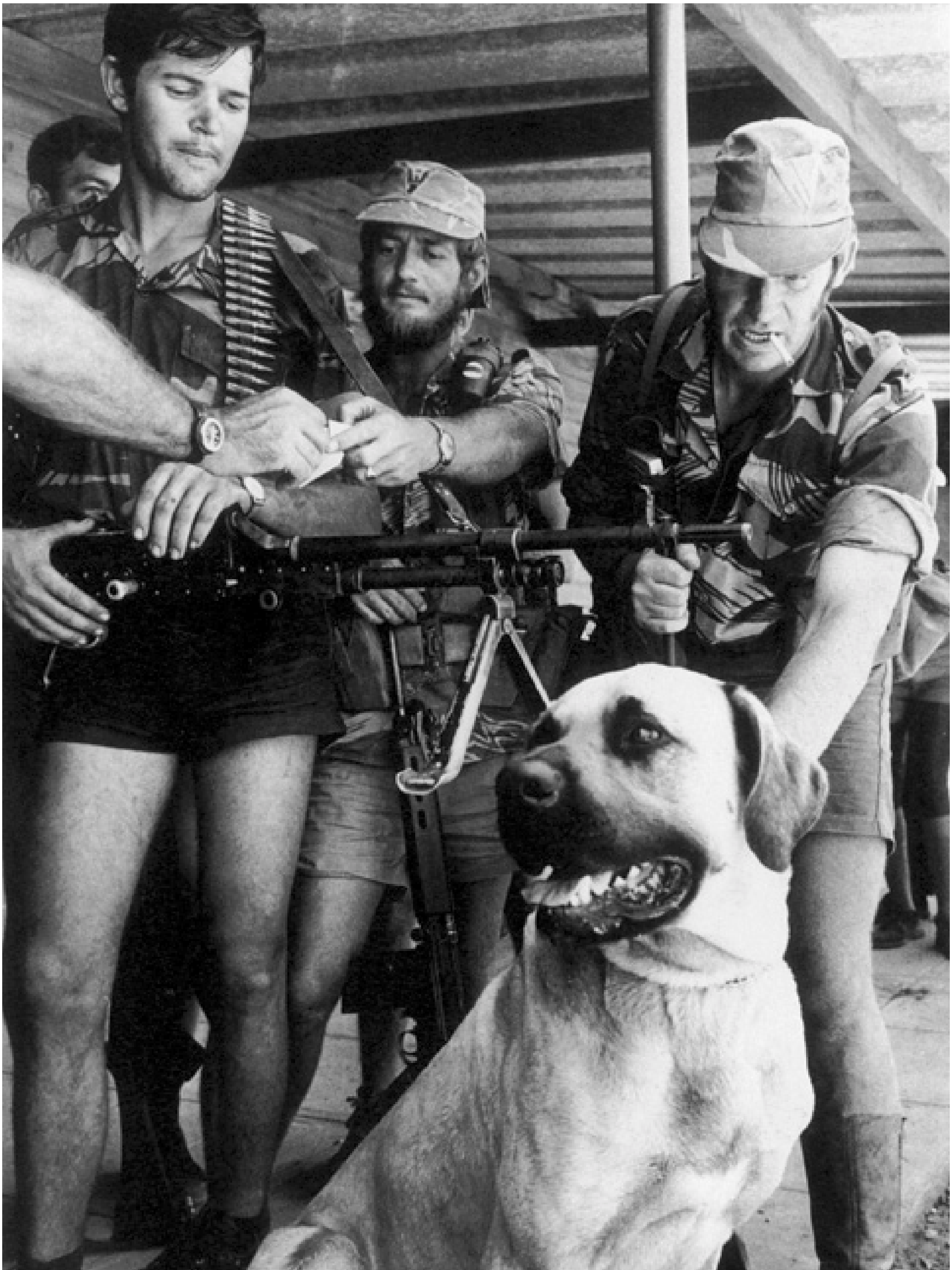
面对伊拉克军队的进攻，伊朗军队奋起反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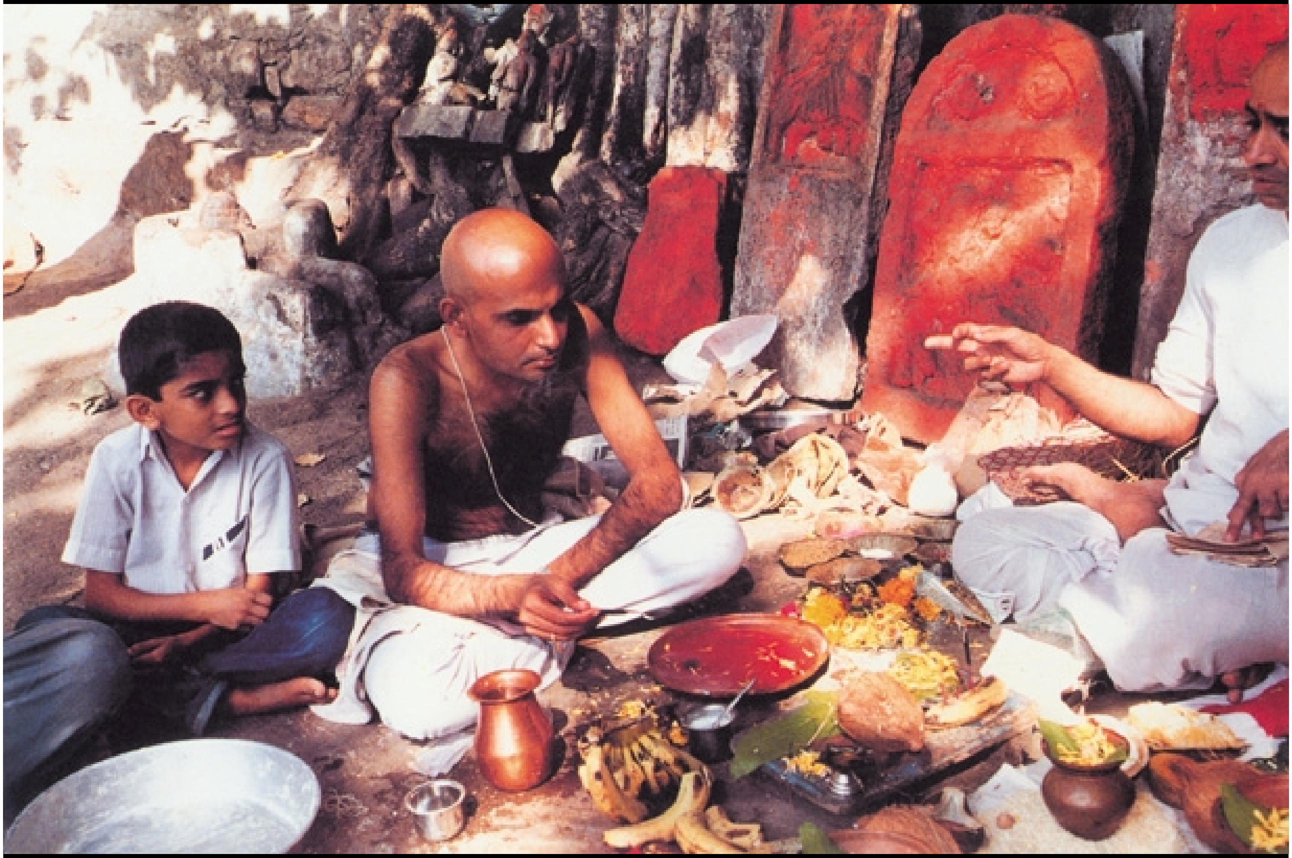
罗得西亚的政府武装　　佚名摄 ▷

在1972年时，非洲白人统治的最后一块地方，罗得西亚政府受到了黑人抵抗组织的威胁，4年之后，一个名为“人民阵线”的不牢固的联盟由罗伯特·穆戈比和乔舒亚·恩库摩建立起来。1978年，他们拒绝罗得西亚总理伊恩·史密斯提出的并经过白人少数派同意的共同执政的建议。不顾英美两国和联合国的斡旋努力，罗得西亚政府军和人民阵线组织之间不断冲突，在游击队基础上于1979年12月在莫桑比克组成军队，1980年，在多方协商调停之后，建立了津巴布韦共和国，罗伯特·穆戈比当选为第一任总统。图片中反映的白人的罗得西亚军队在莫桑比克边境附近抗击黑人武装力量的情景。

烛光灯影下的女孩　　佚名摄 △

在20世纪80年代，地区性的经济困难，使得生活在拉丁美洲街头的孩子也成了悲剧的牺牲品。许多年轻人堕入了都市中的下层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充斥着犯罪、吸毒、卖淫和帮派斗争。尤其是最近十年，他们更受到疾病的危胁，特别是艾滋病，更增加了他们不幸。警察粗暴地对待卖淫和儿童的冲击事件，在大城市变得司空见惯。对于暴力行为，中学生和高中生非但不具备分辨是非的能力，而且还接受其刺激。在城市犯罪率高涨的状态下，生活在街头的年轻人无疑造成对商业的危胁。国际非政府组织认为事情是有差别的，关于街头生活的孩子的困境在西欧和北美引起了很大反响。到了20世纪90年代，拉丁美洲的许多大城市制定长远的政策来关注街头孩子，解决这一社会问题。图片中，烛光灯影之下，这或许是对她最好的安慰。





印度的穆斯林和印度教徒　　佚名摄◁

1993年1月，在印度的孟买，穆斯林和印度教徒之间的暴力冲突突然爆发。有些地方印度教徒们毁坏了当地的清真寺。在冲突中大约有一百多人被杀害，1月10日，在整个城市多处发生纵火和抢劫事件，因此，印度军队进驻此地并曾开枪射击。可以说，清真寺被拆毁事件说明了在印度穆斯林和印度教徒之间的矛盾，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仇杀是一个社会问题。〈左上图〉安静的孟买道路工地给人一种和平的错觉，这里面隐藏着印度教和穆斯林之间极端的矛盾冲突。〈左下图〉在路边神龛前进行祈祷会的印度教徒，但这里面并不缺少暴力危机的存在。

垃圾场中的生存者　　佚名摄△

在吉恩拉尔·苏哈托三十年的统治中，大量积聚财富，成为了亚洲最大的金融王朝。总统和他的家庭通过在房地产、银行、工业、电讯、大众传媒和运输等行业建立连锁王国积累了近万亿的美元。大范围的贪污和狂热的拜金主义导致他必被取代。他的行为被揭露后，他的王国在世界范围内受到了冲击。他的巨额财富成了他的罪证。在苏哈托统治期间，印尼人民依然贫困。这幅照片中，反映的就是印尼人生活困苦的一面。

死去的阿富汗男孩　　佚名摄

在1996年间，阿富汗不同军事实力之间战争不断。随着1989年苏军撤出阿富汗，阿富汗的共产主义政府也逐渐崩溃。各地军阀攻杀不断，阿富汗开始了痛苦的分裂。1994年，一个早先不知名的军事组织塔利班出现了，并且成为了政权斗争中一支最重要的力量。塔利班主要由在巴基斯坦的阿富汗难民建立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学校的年轻学生组成。虽然他们缺乏经验，但是他们有热心，为了他们理想中的国家而努力奋斗。阿富汗内战给阿富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图片所反映的就是在内战中被打死的孩子。

手　迈克·威尔斯摄

迈克·威尔斯(Michael Wells)，1951年生于马耳他的莫塔法。这幅照片是最典型的关于乌干达灾荒的照片。在传教士手的对照下，与那白胖的手相比，乌干达儿童的手像只干瘦乌黑的爪子，又像是考古发现的东西。教士当然是出于好意，自愿来援助灾荒的，但这里却是把灾荒与西方的富裕放在了一起。乌干达的灾难，西方报纸曾做过大量报道，许多照片表现了死亡，让人总能想到灾难的细节。这幅照片不做任何解释，只是一种象征。它将宣传的内容全部压缩在了画面里，首先是抓住了那种道德的负罪感和自责成分，也表现了那只白胖的手的深层含义。

一个将被埋葬的男人　佚名摄

1998年6月，联合国正式通报苏丹的饥荒。早在一年前，国际救援活动因政府的查禁而停止了一个多月，使许多援助落空，使相当重的饥荒更为严重。救援代理处宣布这个国家大约250万人面临着饿死的危险，造成饥荒的原因就是这个国家持续15年的内战。7月，在苏丹的焦点地区巴拉尔加扎勒的西南地区实现停火，并允许人道主义救援开始施行。虽然如此，大多数救援工作者相信，要彻底解除饥荒，只有苏丹在政府和反政府武装间的冲突彻底消解才能实现。照片反映的是在苏丹饥荒中正饿死的一个男子正在被收葬。

处决凶犯　　佚名摄

塔利班在喀布尔建立政权之后，公众对他们的热情急剧下降。在塔利班的控制下的阿富汗实行了严格的伊斯兰法律、电视、酒和非宗教的音乐都被禁止。这对于所有男人来说都是必须遵守的，并且必须留胡须和上清真寺。妇女被禁止去工作而只能呆在家里，否则就会遭到社会的排斥。女孩不允许接受教育，在超过十岁时，也不能进入任何职业学校。照片上所反映的就是塔利班在伊斯兰法规下处决犯人的情景。

枪的“游戏”　　佚名摄

在美国有人提议用立法来限制手枪的出售和持有，这个提案得到了大多数美国人的赞同。在1981年罗纳德，里根总统被刺受伤后，便有了以前白宫新闻秘书吉姆·布雷迪命名的《布雷迪手枪暴力防卫法案》。1994年，该法案被正式通过，具有了法律效力。在90年代中期以后，美国的暴力犯罪事件明显下降。这个法律以限制枪支的购买，该法律公布之后，其产生的结果是在近期内有7万起手枪交易被中止，大约一半以上的交易之所以中止，乃是因为将成为枪的拥有者的人有犯罪记录。照片中表现的是玩枪的少年。

世界摄影全集